



金剛乘季刊之觀



攝生之道 (一)

攝生之道：住處清潔、注意保溫、常曬太陽、慾事適度、避負重物、老者勿勞、無過勞心、多食柏子、蜂蜜、白酥油、熬糶粳，少食生冷和鹽、多食杜鵑、麻黃、茵陳、紅糖、寒水石、玉靈脂等，經常沐浴，即可延年，容觀如十六童子、靈巧如獅、健壯如象。壽命似日月、顏色似孔雀、敏捷如鳥。

圖下為六道衆生，大願器甘露之上為五方佛父母，周圍依次自左金剛手、釋尊、文殊菩薩、無量光佛、蓮師巴利支宮、藥王城、班且赤旺、彌勒菩薩、觀音菩薩、燃燈佛與普賢菩薩、再下則為馬頭金剛。



恭敬佛像功德：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瀆，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床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桑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一人於床中見小泥塔，急拾草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與造塔人，三者皆為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佛種子。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第 7 期 4

農曆辛未年四月初一日

གང་གི་སྐྱེ་བ་ཚེ་དེ་ཚེ་བྱིང་དུ། །སྐྱེ་བུ་དེ་ཡང་རྣམ་པ་གསུམ་།

由何相當知。即性相分三。

སྐྱེ་བུ་ལྟུང་པར་བྱེད་པ་སྟེ། །དེ་གི་བྱིང་གང་ཚེ་བྱིང་གྲུ་ཡང་ལྟ།

謂智勝作用。自性亦所相。

དེ་ལ་འོན་ཏེ་སྐྱེ་བུ་ལ་ལྟུང་བ་དང་། །འཛིན་ཏེ་བྱིང་གང་ཚེ་བྱིང་གྲུ་ཡང་ལྟ།

知如來出現。世間無壞性。

སེམས་ཅན་སེམས་ཅན་གྱི་སྣོད་པ་དང་། །དེ་གི་སྣོད་པ་དང་སྣོད་པ་ལྟུང་བ་དང་།

有情諸心行。心略及外散。

མི་བྱེད་པ་ལྟུང་བ་དང་། །ཚགས་པ་ཅན་སྐྱེ་བུ་དང་བྱིང་བ་དང་།

知無盡行相。有貪等及無。

ཚེ་བྱིང་གི་སྣོད་པ་དང་ཚེ་བྱིང་གི་སྣོད་པ་དང་། །རྣམ་པ་གསུམ་ལྟུང་བ་དང་།

廣大無量心。識無見無對。

本期目錄

加行之大圓滿見	甯瑪法王教珠甯波車開示陳文仁譯漢 4
遊光孝寺	鍾棟湘 9
深密空行心要前行念誦雙蓮道乘後記	劉銳之 10
本會法訊	鍾棟湘 12
西藏寺院基本教育	資料室 13
寓修持於生活	頂果欽哲寧波車造陳復生譯漢 14
泰國曼谷佛國遊偶感	劉銳之 22
畫 上師於臺中學會開示止觀簡義	鍾棟湘等攝 24
臺北學會聽聞菩薩戒暨大幻化網度亡法會	蔡影輝等攝 25
頁 香港學會灌頂、開示法要	蔡泳等攝 26

尼泊爾數天見聞	陳建強 27
恭迎法體記	朱文進 29
公宴佛母閣府	陳建強 31
捐助本刊芳名	資料室 33
旃檀佛真相	劉銳之 35
旃檀佛像記	資料室 36
出世法言 蓮苑歌舞	巴珠·鄔堅吉麥卻吉汪波 37
密宗山建塔緣起	林崇安 39
佛經反哺基金捐助名單	莊晶輯 41
藏諺輯匯	40
封面：攝生之道	(42)
封面裡：現觀莊嚴論頌	(31)
封底：三脈五輪圖	移喜磋嘉佛母
封底裡：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國內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〇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
 金剛乘雜誌社

國外

- 一、香港：灣仔克街一—五號展鴻大廈一樓A座
- 二、星加坡：Block 111, 11-19B, BUKIT PURKEI RD, BUKIT PURKEI ESTATE SINGAPORE, 0409.
- 三、馬來西亞：3400 TAIPIING, SENING GARDEN, PERAK, MALAYSIA.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請以外幣匯票或現金掛號直接匯交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季刊公佈徵信。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所：金剛乘雜誌社
 發行人兼社長：董淑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棟湘
 排版：楊東賢
 社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郵政劃撥：〇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金剛乘雜誌社
 印刷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五九巷三號一樓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誌字第二一九八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四四〇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香港灣仔克街一—五號展鴻大廈一樓A座
 電話：五七五〇八〇八

台灣方面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二七八號四樓
 電話：(〇二)七五二七三〇七 七一—一四九九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五號二樓
 電話：(〇四)三三五〇六一
 台南市安平路三二四巷九〇號
 電話：(〇六)二三三三九九三 二七一〇三〇三
 高雄縣鳳山市新富路三九一號十二樓
 電話：(〇七)七四七八一九〇

密乘出版社
 通訊處：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電話：(〇四)二五四七九四八 三二五三四一〇
 郵政劃撥：〇五一—四二二一〇密乘出版社

加行之大圓滿見 甯瑪法王敦珠甯波車開示

贅言

即身成佛之密乘，有其四密，曰作密、行密、瑜伽密、無上密。唯無上密始有「大圓滿」之法，以其內涵「且卻」（義為立斷）、「妥噶」（義為頓超）以此餘法有七殊勝，祇甯瑪巴纔有之。

我漢地之傳入無上密法，比西藏、蒙古均較遲；以為歷代帝王所專用故。直至民國成立，密法始流入民間；如白普仁尊者之傳普通密法，多傑覺拔尊者之傳密乘法海一百零八法，猗歟盛哉，而大圓滿法尚未傳入也。

迨 諾那呼圖克圖入漢，始以大圓滿傳入。及將涅槃，請 貢噶上師繼其統緒，為傳授其弟子。其後復有 敦珠甯波車繼述其事。故大圓滿之傳漢，唯此三師，而均對 我 具有深恩，已在台南購地，準備建廟，以紀念之，籌備已久矣。 諾 貢兩師所示大圓滿法要，坊間已早有專書發行。 敦師之法要，祇在 拙譯之大幻化網導引法引述而已，惆悵久之。

陳文仁同學原在台中，經營文具商業，移民加拿大，以有暇修行，進而博覽密法要籍，頃有函來，謂

Rigpa

卷 45

再傳弟子 陳文仁譯漢

蘇迦仁波切譯英

譯英文，助余之不足。可造才也，如是亦巧合、亦相應，先將此譯，刊於本刊。

劉銳之贅述於台中關房時民國第二辛未元旦

任何所作修行，世俗諦與勝義諦，與之同時而有；方便與智慧，與之同時而有；覺受與空性，與之同時而有。如是之故，以修加行為方便，於其結尾之上師瑜伽，上師融入，與我成為無二，而我住於諸法實相體性，即平等住中；此時即趨入智慧。因此，上師為真正指示我修行之門路者，並且為整個修道之核心，故於一切修行，首先向上師致敬禮。

敬禮上師後，於焉開始，先思惟暇滿人身，寶貴難得，因為人身乃修解脫道之所依。接著觀死及無常；諸法無不變滅。即令死了，非即解脫，輪迴流轉不斷，生而再生，故說輪迴體性是苦；如是思惟。再接再，觀任何所作，無論善惡，業力難脫。以上說為 Lo Dok Ngam Zhi，即四思惟，回轉心意。其目的在，令心厭離輪迴，趨入修行。故開始時

思惟，以及認知其真相，甚為重要。

如是而行，有如以犁耙勻耕地，使土鬆軟，以適播種。

現在，播下種子本身：皈依、發菩提心、獻曼達（為累積福智資糧）、與除障（以金剛薩埵法）。這些有如種子，播於四思惟所施放之土地上。

不如是假藉世俗，欲認知勝義，則不可能。不依靠世俗之身，則心之真實體性，不能認知。相同的，無世俗之修——即方便，則空性之體性，不能顯現。世俗與勝義，同時而有，相輔而作。認知此，甚為重要。

以皈依為例：從外言，有所謂 *Kon Chok Sum*，即三寶，佛法僧。佛寶為法之來源，即導師；佛所開示為法寶，即道階；而心趨向於法者為僧寶。

以未出輪迴，因妄惑與痛苦，故皈依以期解脫痛苦。因不了知真實體性，並因妄惑，故諸大聚合，以顯此虛幻身。而且此虛幻身，被執持為堅實，直至了知諸法之真實體性為止。故於究竟解脫妄惑之前，此身實有，痛苦實有，且三寶實有，而受皈依。

因此，從外言，應以依止心，皈依佛、法與僧。但是，從內言，佛、法與僧為表義，深奧而具方

便，使出輪迴。依勝義諦觀點，佛、法與僧，甚至在自身之內。勝義上，自心為空，為光明照耀之自明，為 *Rigpa*——覺性，此心之自身為佛寶。法外顯為聲與義，聞且修之，然從內而觀，其為空性。自性上，其為 *Rigpa*——原始心性之遊戲，無滅無礙而自明。僧外而為心趨向於法者，其內則為心之無所不遍，與無所不包之相狀。

三者皆圓滿成就於自身，因不認知此，故必須皈依於外之佛、法與僧。真正作加行時，心至誠依止，如法觀想皈依境，身謙恭作禮拜，語念皈依頌。最後歸座，融所觀於自身，認知此三事，作、受與所行，皆自身之 *Rigpa*。修者為自身；皈依境為自身之幻作。如是住於 *Rigpa* 之體性中；除 *Rigpa* 外，無別有可得。

佛陀於 *Dode Kalpa Zampo* 中云：「如來示現如夢，於如夢有情，說如夢之法，然真實無有說，無有來。」從佛無有來之觀點，法亦無有來。一切無非了別，只為諸法之外顯而有。

關於皈依之修行，世俗上，皈依之對象，為所依止者，與所禮拜者等，而勝義上，為離事，所觀融入時，心住於自然離事之境地。

發菩提心或求正覺心，意指所行只為利己，則

非奉行佛陀之道，有礙菩提。因此，一切有情曾爲父母，思欲利益之，令其解脫，而發菩提心，此乃爲佛陀之意念。

有情無際如虛空，並且皆曾爲父母，在輪迴中受苦，因此，令其解脫痛苦之意念，真實爲菩提心。菩薩戒有言：「從今起直至輪迴空盡，一切有情皆曾爲父母，所作無不思欲利益之。」因此，從世俗觀點，有待解脫之有情，有待生起之悲心，並且有「我」——悲心之生起者。悲心之發起與惠施，佛陀本身已真實宣說。如是爲世俗菩提心。

因此，於世俗菩提心之修行，觀想一切有情，而發菩提心，直至得菩提，思欲解脫其痛苦，並且念發菩提心頌，如所修要求之量。亦有教法言，應將自樂與他苦相換。呼氣時，施給一切喜樂福德，甚至其因於諸有情，而吸氣時，取受其一切痛苦，令其解脫之。此修亦甚爲重要。不增長菩提心，以及不使自身遠離此生之貪著，則不能證得菩提。因不能惠施悲心於他人，以及因貪著自我與此生，故受纏縛。以上皆世俗菩提心之修行。

關於勝義菩提心，佛陀對弟子Radjor言：「所有諸法，如幻亦如夢。」佛陀如此說，因爲任何所顯，無不變滅，無有自性堅實或不壞者。執塵世爲

堅實，貪欲先引之，繼而以迷惑之繩縛之，如此便迷失於永無止境之世法；此爲輪迴無盡之因。或以爲，雖然輪迴如夢，也許菩提爲堅實與不壞，但是佛陀說：甚至涅槃本身，亦如夢如幻。無有可名之爲涅槃者，無有名爲涅槃而可觸知者。

佛陀明白宣說：「色不異空。」例如，月映於水中，然水中無月，不會有過。無有色，其爲空。而佛陀接著說：「空不異色。」空性自身，顯爲色之形。離色無有空性可得。二者不可分，不可執爲二種可分之本質。月映於水中，然水非月，且月非水；因此，水與月不可分。一旦超出輪迴，即是「波羅密」、或「到彼岸」，無有涅槃；涅槃界中，無有輪迴。

或有言：「然彼處有，可見之。」待真正細察後，不在彼處。因此，若有問其真實如何而有，事實上，諸法從因果相依而有。因果相依爲何呢？月與水不可分而有，然月顯現水中，只因諸法皆如是聚合。淨水爲主因緣，而月爲次或增上緣；此二種因緣遇合時，顯現相依因果。此爲主因緣與增上緣之一致顯現。

直言之，主因緣或輪迴之根本，爲我執，而所有虛幻顯現，成爲增上緣，二者遇合時，引致輪迴

三界之顯現。諸法只於相依之行相中實有。於此應確實認識。龍樹云：「離開因果相依，無別有諸法。」因果相依之體性，更進一步細察後，知悉除空性外無有物；所以離開空性，無別有諸法。此大乘之勝義見爲空性；此觀點於較低教法中無有。

若真正細察，漸見諸法爲空性之遊戲；所有諸法無餘淨盡，而終於了達其體性爲空。然或有言，如此則應不需要任何物了。需要與否，在自身，由自心決定。只空言空性，仍有不足，必須證而見之。若心真正爲空，則無欲望、苦樂、善或不善；不需飲食、或著衣，於此心得自在。有如揮手空中，究竟無礙。觀修目的，在住此空性之自然位。而於此位中，所有外界諸法，現證爲空性。此即爲何有觀修；在令諸法淨盡，融入空之體性，而趨入空性之要域。首先應了知諸法之勝義自然位爲空，繼而於世俗上其如何顯現。

從空之體性，生起一切世俗顯現，而輪迴在其中。必須清楚了知，實相中其爲何，並且其如何顯現。具此見甚爲重要，因無此見，觀修變成無力。只坐著，而說：「其皆爲空。」有如倒置小杯：杯中空無之空間微小，只留下非常狹窄而有限之空性。無倒認知此問題之精要處，甚爲重要。勝義上，

無受苦之有情，無輪迴，無痛苦，如是一切皆空，如明淨之虛空；然以因果相依及虛幻顯現之故，世俗諸法生起，而有於輪迴受苦之有情。

大般若母——空性之禮讚有云：「甚深智慧，雖無有言，不知置辭。」其究竟超越言語，超越思慮，超越方所。無生；無滅。若問有何差可比擬，則如虛空。虛空無有邊際；虛空無有中間。故此如虛空之體性，爲空性之表徵：廣大、無際、無礙，廣袤而遼廓。

或有言：「如此則自身之 Rigpa——自心之體性，如虛空，遠離一切圍限。」然其非只是空。若細觀之，有可見者——而「見」只是必須用來溝通之字。可見之，可觀修之，可安住其中。若如實而見空性之真實體性，即是見「諸佛之母」。以上所說，只爲勝義菩提心之戲論。

俄執

接著爲金剛薩埵除障法。勝義上，無有所除、能除、與除。然以不能任其無爲如是，故妄惑與障礙生起。由我執之虛妄了別，而受無盡痛苦，所以需要除障，而有此世俗方便之修行。爲除障，金剛薩埵於自身之真實位，或 Rigpa 上顯現，其甘露流降，自身妄惑，無餘淨盡。觀想並念誦除障之方便，百字明——百字明。諸法之自然位上，亦即本來位上，一

切從本以來清淨，如虛空。此爲勝義之金剛薩埵除障法。

獻曼達 現在說到獻曼達，其目的爲累積福德。爲何需累積福德，作智慧之因呢？因一切虛幻諸法生起，皆由執著而來。乃有虛幻顯現，故須將其清除之法，並且因能清除，故亦有累積福德之法。供獻「我之身軀，我之資具，與我之善根」時，此爲世俗具相之獻曼達。從勝義觀之，一切從本無有，有如明淨空寂之虛空。因此，若住於原始覺性之境地，即是勝義之獻曼達，與勝義之累積福德。

甚至在上師瑜伽中，因爲相依因果，心成染污，故上師顯現，以提醒自心之清淨，而爲清淨之所緣。當其心成染污，並且對上師之了別清淨，故世俗之上師實有，依止之我自身實有。乃從外而觀想上師，作祈禱，並且接受其灌頂與加持。以上皆爲從外言，世俗之上師瑜伽修行。

目前爲止，正作祈禱於具相顯現之上師。接著誦云：

「上師化光與我成無二

見自覺性即勝義上師。」註

若有問，勝義上師在何處呢？即在心之實相體性中。Rigpa之實相體，即是究竟成就上師寶位之

處。持續住於此決定解之覺性中，即是爲勝義之上師瑜伽修行。

此爲外加行與內加行，互相間之如何關連。

譯者按：以上教法爲 尊貴之敦珠甯波車，於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在倫敦所作之開示。

註 覺性：即Rigpa。

譯後語：

『敦珠新寶藏』爲 敦珠甯波車之意巖寶 (Gongtar)，與龍清巴之『七寶藏』，或芝密寧巴之所著『大圓滿與啤瑪森巴華』

蓮師有云：「末法法輪是巖爲之護。」敦珠甯波車亦有云：「巖傳之殊勝，是完全超越常人之行境，因之應具足異常之信心也。」巖傳爲「無盡大庫」，「時機成熟」才出現，而施救度。「有如空行口氣之未消失，所以從近傳加持之光華言之，是無可比擬者矣。」「根本非常清淨，未有改變之表示，復無錯誤之語文，其內容意趣，亦不相違。」見（『西藏古代佛教史』）由上故知巖傳之殊勝有三：（一）時機成熟。（二）近傳加持。（三）根本清淨。更知 敦珠甯波車，「從甚深之意，所出無邊之教誨

——作『敦珠新寶藏』之悲願與深意。

由『敦珠新寶藏』之「加行儀軌」前言（英文版）可知此「加行儀軌」為趨入『敦珠新寶藏』之前行，並為趨入金剛乘道，特別地更為趨入最高與最秘密之佛陀教法——大圓滿之完整引導。敦珠甯波車亦曾開示：「對大圓滿之真實自性，若欲全面了解與證悟，完全靠『加行』中之所有修行。因為如Je Drakungpa所云：『其他教法強調正行之深奧，而此處我們強調加行之深奧。』——而此即其為何如是。」

又如「加行儀軌」之前言所云：「願恭敬頂禮尊貴之敦珠甯波車——普傳此大圓滿加行。」此處願更恭敬再三頂禮 甯波車——開示此「加行之大圓滿見」。並至心祈禱 甯波車法駕從速回，以及法之傳承者 福德法幢上師長住世，一切有情皆得「從巖救度」。

遊光孝寺

鍾棟湘

四月十九日，隨 上師及眾師兄至廣州遊光孝寺，此寺在廣州歷史最久，古蹟最多，久慕其名，今始得瞻仰，真可紀也。本煥方丈，得香灼璣師兄通知，以上師於此次返鄉，順道遊寺，一行二十九人，由 上師率

領下，秩序井然，進入方丈室，已在久候，乃殷勤招待，牽 上師手，略繞寺一匝，並出入大殿毘盧觀音、六祖等殿，瞻仰六祖瘞髮塔、菩提樹及訶林，沿途談及虛老和尚之法嗣，前為寬字，後為本字；吾 師六十年前於廣州南關受菩薩戒，賜名寬慧，字佛定，且有戒牒頒予，故以前輩事之，其實方丈長 師八年者。

吾等於髮塔前合照，以作紀念。仰望髮塔，想起六祖事蹟，他得五祖衣鉢傳承後，隱居獵人行列十二年，以蔬菜放在獵人烹煮肉食之鍋中，食其肉邊菜。這時輾轉來到光孝寺，聞兩人爭論風動、幡動之辯，不能復忍，遂云：「仁者心動」，獨創心動之旨，為印宗法師所賞識，遂集諸師為其剃髮授戒，遂建瘞髮塔，於今猶存。

智藥三藏自印度攜來菩提樹一株，植於戒壇前，並預言一百七十年，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大乘，度眾無量，適時六祖應此授記，殊勝可知。

更遠的史蹟是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分二路線，一為陸路由阿富汗經甘肅、新疆入中原，另一是水路即航海到廣州港口登岸；昔日達摩祖師從印度水路來廣州，其地名為西來初地，直至於今。抵後駐錫於光孝寺。寺僧報於梁武帝，召見，詢以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不悅，達摩他去，至少室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潛修，為禪宗之初祖。

深密空行心要前行念誦雙蓮道乘後記

劉銳之

佛教有正像末三法期：所謂有說有修有證，爲正法五百年；有說少修少證，爲像法一千年；若有說無修不證，爲末法一萬年。

南嶽懷思禪師（西元五一五年至五七七年）立誓願文一卷，爲最早主張末法時期者。其後信行師（西元五四〇年至五九四年），更提倡三階教。以正法住世時，與一乘相應爲第一階之法；像法期與三乘相應，爲第二階之法；末法時代，實難依前二階之法以修，必須修善法（全部佛法），皈依一切三寶，斷除一切惡，修持一切善，始易有成。迨唐道源（五六二年至六四五年）善導（六一三年至六八一年）等則主張與末法相應之淨土教，強調懺悔、念佛等之實踐，爲信仰重點。此乃自昔已然，於今爲甚；斯就顯教言之也。

若言密教，蓮師授記，鐵鳥升空，密教弘揚於世界。但以刀兵禍結，民不聊生，去國離鄉，以謀衣食。此維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勝義」哉？所謂「人爲之末法」非耶？憶二十年前，十六世大寶法王告余：弘法歐美多年，迄未有宣示大手印之緣會，無他，無人請法，聞之已覺慨然。其後十餘年來，曾至美國之紐約、三藩市、洛杉磯、西雅圖，加拿大之雲高華、多倫多，澳

洲之里斯本、黃金海岸、悉尼、墨爾鉢，法國之巴黎，星加坡，及馬來西亞之吉隆坡、檳城、太平、怡保、古晉、沙巴等處，固欲弘揚甯瑪巴法，有些法源未開，廢然而返；有些祇求灌頂，不願修持，更不願修四加行。即以星馬而論：以前承事

敦珠甯波車，以聞南洋華人頗多，密教各派，均有弘法基地，而甯瑪巴無之。銳之自告奮勇，願作先驅。一師以點水蜻蜓，將無濟於事，乃願培育，以至傳授二級灌頂爲請，師乃大喜許之。其後赴星馬至再至三，傳二級灌而後，復以四皈依、獻曼達、百字明、上師相應法之四加行授之，飭以十萬爲基礎，按月列表以報。衆皆唯諾以從，而切實奉行，祇占三分之一，太平一地而已。

密教最重修持，若傳而不修，則不如世尊所說「說食不飽」之簡單。頂果欽哲甯波車近作「寓修持於生活」文中，提出「上師相應法」：爲一切修持之核心。無論甯瑪、薩迦、噶舉或格魯，均以上師相應法，爲修持佛法之基礎。「且引無垢光尊者之言曰：「此上師相應法，開啓主要之虛空巖藏。」其扼要可想，猗歟盛哉！

前年偶檢存書，赫然我

師若干年前賜予之「深密空行心要前行念誦雙運道乘」一帙，此吾師三十四歲之作，邇來凡六十年矣。憫密教行者之懈怠與無知，若依法次第傳授，則將畏難而卻步；以淺易授之，又將毫無成就。師乃悲心獨運，遂從無上之意巖取出，爲空行之心要。先授之以共前行。再以不共前行，鄭重給予四級灌頂，後授以圓滿次第之精髓「睡眠光明」。且使到臨死時，可修拋幹解脫。既簡而精，歎觀止矣。更復智燭機先，竟於六十年前，公布此法，於是趕先譯出，極願與諸同學同登銅色山蓮華刹土。

民國八十年第二辛未二月初十日劉銳之其鈍記於大圓滿關房

深密空行心要前行念誦雙運道乘目錄

讚頌

甲一 前行

乙一 四思維

乙二 皈依

乙三 發菩提心

乙四 獻曼達

乙五 金剛薩埵淨障法

乙六 上師相應法

乙七 拋幹

乙八 回向

甲二 念誦

乙一 共法

乙二 不共法

丙一 皈依

丙二 菩提勝心

丙三 誦金剛薩埵

丙四 獻曼達

丙五 上師相應法

丁一 觀想明顯

丁二 七支供養

丁三 憶念師恩

丁四 外祈禱

丁五 除四障得四灌

丁六 內修法

丁七 生起敬信

丁八 回向發願

丁九 睡眠光明

丁十 死時拋幹

後記

本會法訊

鍾棟湘

二月十四日至四月三日隨 師掩關靜修四十九天，於關期中，從二月二十三日起，逢星期六十九時至二十時十五分，星期日九時至十時十五分，開示止觀要義，前後共十二節，圓滿講授完畢。

止觀要義之內容，取材於《菩提道次第訣要》第八十六頁至一〇七頁，為羅桑卓之贊青尊者造，舒囊卓之贊青劉銳之譯，本書於下士道及中士道，為共道，力求精簡，以便行持，於不共之上士道，不厭求詳，如發菩提心之七因果訣等，不嫌詞費，發心資糧，極力敷陳，於修行次第，秩序井然，如祈請、觀修，均有條不紊，不惜重覆，不避煩贅，此蓋便於行者不得不爾。修觀方面，既有道之根本及調心次第之分，於調心時，有功課自體及功課間隙之別，調習者復分下士中士上士三道，然後於各道之修持方便，朗若列眉，依之修行，不至躐等。如能與菩提道次第廣論及略論並讀之，對於重要經論，則可略得其概要矣。

於禪定之等持時，更分細分之昏沉、掉舉、散亂等問題，詳細指出對治方法。上師特別叮囑弟子們努力謹記，然後運用於修行道上。

四月四日晨早出關，接關者數十人，大家共聚一堂

，受用早餐，亦一樂也。中午，師往臺南密宗山視察水壩之工程進度，水壩開發後，景觀大為改變，氣勢儼然，利用價值相當高。四月五日隨 師由臺南飛臺北，十九時於臺北學會講菩薩戒，六日十九時由 師親自主壇虔修西藏密宗大幻化網度亡法，四月七日十時開示百字明，隨後主持咕嚕咕叻法會，其後六會交由會長、副會長主持，連續七天。四月八日十九時續講菩薩戒，完畢後，即驅車返回臺中，是夜已是十一時矣。

四月十二日，師回香港，同月二十六日復返回臺中，作為期兩週之短期弘法活動，於十四日及二十一日分別傳授蓮華生大士及普巴金剛灌頂；並於十五、十七、二十二、二十五日利用四節的時間，把止觀要義講授完畢，更開示蓮師及普巴儀軌，菩薩戒及會供簡軌，各人皆法喜充滿，踴躍參加。

回臺中後，稍作休息，決定於五月四日講『戒定慧之抉擇』，五月五日開示金剛薩埵儀軌。由於高雄會長王俊雄之敦請，上師於五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前往高雄會主持為期一週之顯密圓通觀音法會，每晚由十九時至二十時三十分開壇，第一天傳咒（六字大明及其意義），第二天開示觀世音菩薩如何修持而得耳根圓通，第三天演說觀世音菩薩的成就和功德，第四天講念佛法門，如持名、觀想及實相等，第五天分別講解顯密異同，第六天舉行白衣觀音灌頂法會，第七天開示儀軌。

西藏寺院基本教育

資料室

西藏格魯派寺院基本遵循先顯後密，顯密雙修的學習原則。顯宗主要學習的是《釋量論》、《般若論》、《中觀論》、《俱舍論》、《戒律論》五部大論。其主要內容是：

1. 《釋量論》主要講佛教因明學。《釋量論》為印度佛學大師法稱所著，輔助教材有宗喀巴等著的《因明論》、《因明大疏》等。

2. 《般若論》主要講成佛的解脫次第方法。主要學習著作有彌勒所著《現觀莊嚴本頌》、宗喀巴所著《現觀莊嚴論》、《金珠善說論》等。

3. 《中觀論》主要講龍樹菩薩所創立中觀正見。主要學習著作有龍樹所著《中觀本頌》、月稱所著《入中論》等。

4. 《俱舍論》主要講佛教解脫世間和出世間的因果次第及方法。《俱舍論》為印度佛學大師世親所著。尚有宗喀巴所著《俱舍論》等輔助教材。小乘

5. 《戒律論》主要講佛徒修行所持的戒律。主要學習著作有印度佛學大師功德光所著《戒律本論》，尚有宗喀巴、賈曹杰、克珠杰合著之《菩薩戒親》等。

據《拉卜楞寺概況》介紹，拉卜楞寺的顯宗院學習這五部大論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時間。其中：學習《釋量

論》、背誦《集類部》等五年，學習《般若論》四年，學習《中觀論》兩年，學習《俱舍論》四年，學習《戒律論》沒有年限。學完這些必修課後，方可考取拉仁巴、湊仁巴、朗賽、朵仁巴等格西學位。

藏區的寺院有別於漢區寺院的尚在於寺院的基本建制和課程設置。一些大的寺院，如甘丹寺、哲蚌寺、扎西倫布寺、塔爾寺等都設有曼巴札倉（即醫學院）、丁科札倉（時輪院）。曼巴札倉主要學《四部醫典》；醫學概論、診斷學、藥物學、病理學等；丁科札倉主要學習天文歷算方面的知識，著作有《時輪金剛經》、《時輪派歷算精要》等。天文、歷算、醫學都是科學，造就這樣將宗教與科學安置於同一個空間中，讓它們按照各自的軌道發展。一個寺院總共五六個札倉，其中兩三個是學習研究科學的，這不能不值得我們深思。寺院教育中，尚有戲劇、繪畫、雕塑等科目。

寺院教育與藏區所倡之「五明之學」是相一致的。「五明」分「大五明」、「小五明」，因此也稱「十明之學」。「小五明」指「詩」、「韻」、「修辭」、「戲劇」、「星算」，如同現代所謂辭藻學、韻律學、戲劇學、星算學；「大五明」指「聲明」、「因明」、「內明」、「工巧明」、「醫方明」，如同現代所謂聲律學、正理學、佛學、工藝學、醫學。這些在寺院教育中都包括了。

寓修持於生活

頂果欽哲甯波車造

果槎天仁 譯英

陳復生 譯漢

本文爲頂果欽哲甯波車所造如意寶珠 (The Wish-fitting Jewel) 一書中之一章，「寓修持於生活」 (Making the Practice Part of One's Life)。此書依據龍欽心髓之傳承而寫。黃毅英師兄建議譯出以享同好。愚拙如我，實不稱職。唯願藉此譯事，祈求 敦珠法王不囿於授記，而逕自乘願再來，以哺嗷嗷之衆生；更祈禱銳之師佛健康長住世，以圓唐玄奘以來之一盛大譯事。

漢譯者謹識

所謂修法者，乃指能面對任何順逆環境，且能轉極逆境爲助緣之修行人。且能清淨一切外境，而在修行之過程中，一切順逆外境之經驗及相應；均應清楚了知。

不應爲順逆諸境所引起之障礙，而阻滯及困擾；應視自身如大地，以於任何生物，不分其好壞及順逆，一樣加以維持，而僅作承擔與容忍而已。行者又應視困頓環境，爲修持之增上緣；一如強風，不特不會撲滅螢火，且會於一般火中，加強而吹出更猛烈之火燄。

遭逢逆境時（諸如誘惑、惡語、指責或入獄），我等不應抱怨：「我不斷祈求三寶，不應遭此橫逆」；而

應認爲係過去世損害他人之業報，因此應承受此災難，並思念：「藉此災難，願一切有情過去世之惡業，悉熟於我身」。我等應時時明白，一切考驗，均是蓮華生大士之善巧示現，藉此以消除我等之惡業。

因此，應衷心接受任何傷害與指責而思念：「此均爲上師慈悲之賜予」。許多藏人於過去二十五年，監獄生活之痛苦中，全未退失其對上師之信仰，並仍致誠修法。蓋已將橫逆遭遇之煩惱，轉化於法務，及加強修持之實踐。

如逢順境，則不宜攀緣，而應視之爲幻夢。若遇富裕及發達，而居於高樓大廈，不應自感成就，亦不應累積財富，而更求享受，與追求名利權勢；反之，應了知幸運之來臨，實爲我上師慈悲教導之結果。縱使事業成功，也不應忘記世間一切成就，均是無常。經云：「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有長必有消，有升必有降」。置身順境時應祈禱：「所有吉祥迴向衆生，所有功德上供蓮師，而我則滿足於粗衣淡食」。實應僅須溫飽以維持生活；且應如過往之聖者，隱居於巖洞及尸陀林。

所有過去世之聖者，均居於岩洞與野獸爲伍；其所以如此，蓋已將本身之存在，轉向於佛法。放棄一切而專心於一如流浪者之苦行修持。此種自我放逐者之內心，已充滿法喜，求法之意念，使之自禁於巖洞，其精進則不斷被死亡之來臨而策勵。我等應儘量趣入此種心態。

在此情況之下，由順境而緣起之修法障礙，也可避免。如不然，一旦行者獲得名利恭敬，將視自身爲上師或喇嘛，將自認應得豐衣美食恭敬等等。當此念興起，貪慢隨增，原來修法之淨心，隨之而完全消失。如視順境如夢如幻，上述墮行得以避免，而增上自身之修持。我等亦可以同等之善巧，以視自己修法之變易。當修法遭遇阻逆時，諸如昏沉、掉舉、觀想不清，應轉之培養清淨識見；即是，觀想平凡之外境及衆生，爲住滿勇父空行燦爛光輝之銅色山；也可視一切示現，均是蓮華生大士，一切音聲，均是其咒音之共鳴，一切思念均其智慧之遊戲。

如修法時微倖有所了悟與相應，也不可自認有大進步，而應作上師所示。反之，我等不應重視此類進步，應了知現刻之明悟，並無目的或貪執。簡言之，一切財富、光榮、名譽、錦衣、美食，及修持經驗，均可能引起我人之攀緣執著。如此種思念興起，應安坐呼濁氣三

次，——思念隨此排氣，則已排除貪、嗔、癡——並自我提醒：蜉蝣似之成就，短暫而無實質。

過去世，佛陀出現於印度聖地，成就無上正等正覺，轉法輪於各地，而造就數千羅漢，得以證悟。此種證悟者可飛行於天空，並展示不可思議之能力。而今此類奇跡，已不復見，僅餘奇跡出現之地名。其後，佛法傳入、置基、並宏揚於西藏，成就了無數大聖者，彼等復四出弘播佛陀之教誨。而今所有大成就者，均已去其他刹土，無一遺留於世間。記取此事實，無論達成何種成就，其中均無本質可得。我等切不可貪求世間事業，而生起執著，應避免攀緣。

我等於實踐或夢幻之中，可能屢屢遭逢厲鬼，及魔類等惡業之激烈影響。若此等事發生，我人絕不可意圖殲滅此種有害之厲鬼；（即使在睡夢之中）而應視之爲過去世之父母。以曾養育我，而今竟意圖損害；其所以如此，必須歸咎於我過去世之不良作爲。更應進一步了知此種損我之惡力，其本身也爲其過去世之惡業所支配；作此損害，無非爲自己來世種惡因。作如是觀，大悲心乃隨之興起。

若諸魔類決心爲害，也應視之爲清除無明之善緣。任何障礙、色身之痛苦、心識之折磨，均可轉之爲修行方便，即是將此諸障礙，直視爲上師智慧之示現。作如

是修，惡業清淨而痛苦消除。隨時如是覺照，此諸惡力不能成害；反之，若視之爲敵對，而摧毀之，則自招增上煩惱。」

近年來，許多人因雜妄諸念，而引起各種不正常之困擾；此實爲自身潛意識之作用。行者不宜以此爲外來之影響而應知此爲上師之賜予，作爲修持過程中之逆境增上緣；如是更應專心祈求上師，而爲諸魔類生大悲心。果能如此，魔害不興。

如遇逆力之侵擾，則應探測其來源；追究其是否有具體之實質，可以手握棒擊之耶？如然，則追究其住於何處？源於何處？以及從何緣起？依此心意，我等應專心持誦蓮華生大士心咒，並發願：「願諸魔類，得依蓮華生大士大慈悲心，而親遇其善法；願彼等不致自損損他；願菩提心深入彼心。」

如以大悲心融魔念，我之平凡心及蓮師之清淨心三者合而爲一，其功德尤大。如能視諸假相爲上師智慧之示現，則「障礙」此一名詞，也將消失。

我等對任何橫逆，均須保持清淨識見，視任何假相爲圓滿清淨，勿導使自心入於污染。我等必須以自身所在，爲蓮師銅色山之宮殿，周遭戚友爲勇父與空行，一切音聲，均受之爲無休止之蓮師咒音。坐時，觀想蓮師住我頂上，作我至誠依怙。行時，觀想蓮師及其剎土，

即在我右肩之上，我等均環繞致敬。又應進一步觀想不僅銅色山爲蓮師宮，即使蓮師身之每一毛孔，均住有千萬萬之蓮師宮，及其眷屬。進食之前，觀想所有食物及飲料，變爲甘露與白菩提，並供獻第一份於住於喉間之蓮師。其殘供知爲蓮師對吾人之賜予，藉以維持生命。如此，則可以消滅對佳餚之執著與貪欲。

就寢之前，應思全日住我頂上之蓮師，現已進入我頭，逐漸下降至心，安坐於半透明發光之紅蓮花，其四花瓣微開。蓮師於是放無量光，初則照明我身及臥室，旋擴展至全體法界。當所有法界轉成淨光而後，我即安住於靜純而不失覺知之本性。入睡之一刹那，則所有法界光融入己身；我復融入淨光，再融入蓮師，時蓮師已縮爲一指大，融入光，再融入虛空。我隨之安住於此無盡無量空性光之寂靜中。須知入睡與死亡之程序相似，此種修持法，有助於我等之臨終。

試若醒時發覺一己於睡時未曾進入此虹光，則懇禱蓮師賜予此識覺力，再行入睡。試若妄想頻起擾人入睡，則應了知此種雜念無生起、無留住、也無休止也。試若則無干擾念頭，則平息於自然狀態中。試若睡夢興起，夢時則盡力了知此本如幻之夢。

清晨醒時，則觀空間呈現蓮華生大士之皈依境。圍繞蓮師之空行與勇父，促我起身，時空均充滿蓮師咒及

超世間之天樂。起身時則觀想我步入空行刹土，該處爲所有勇父空行所居住，而本人也是金剛亥母，真實不虛，無始以來，便是如此。

我等以至誠呼求蓮師：「喇嘛金諾，喇嘛金諾！」

——「上師知，上師知」！蓮師本已安住於我人心中之紅色蓮花，此時蓮花盛開，而蓮師出現，再度上升於我頂上。我等不停懇求：「祈我心識隨教法，祈諸教法緣正道，並祈一切幻覺悉變智慧」。精進修持直俟我心充滿蓮師之訓示。行住坐臥，均不離此。僅僅見聞上師及其短暫開示，不可能有成就。蓮師不僅外在，也須與我覺悟之心意吻合。

蓮師稱：「余不捨棄任何虔誠之弟子」。如視蓮師爲一有血有肉之凡夫，則修持進步必須之恭敬心，殊難興起。我等應視蓮師爲蓮華生大士永恆不變之智慧，生自蓮花無所不知之智慧貫通三界，即使千萬有情同時向彼祈禱，彼也能分辨。須知信仰在修持過程中，至爲主要，如我人一心專誠信仰蓮師。則一切事業均爲其加持。隨時虔誠修行，其本身即是祈禱。

一切思維，全爲對蓮師之信仰，隨之而起者，爲一自然信心，信仰自會關照一切。一切色身均成蓮師，一切音聲均是祈禱，一切變化心意，均是一切自動解脫。此爲極超越之上師相應法，且視上師爲不可分之三身。

此修法之完成無須依賴修次第、閉黑關、證空、以及持氣入中脈。藉此修持，所有其它修法均融入專一信仰，一如渣華噶山巴等大聖者所爲，日夜一心信仰，累月累年不輟，不知饑渴。

以此信仰，摒絕此生之諸誘惑而不迷入世間行。了知因果，而不作惡業。一切尋求平和之執著消失，行者不致偏離無上道。視一切示現爲本尊，音聲及大樂。行者不致誤入凡念。視一切事物爲上師所示，並專誠信仰，行者不致誤入邪見。在此情況下，出離及泯絕妄念，自然興起，一切應摒棄者自動消失。上座下座無分別；絕對之本性，及智慧照見則自行明現。

我等應不斷修持清淨心，直使我人毫無做作地觀照到一切法界與有情，本是清淨與圓滿。尤有進者，無論心識活動導於外向或搜集內在印象，我人須接受其本質並住其自然解脫。我等切莫追憶過往之行，並沉迷於此種憶念；萬一興起即行立斷。如不予斷治，則一切勝、敵、財富經營，或任何世間成就之緬懷，將滋生一系列之雜念，一如微風掠湖，漣漪不絕。若任由一己迷入貪嗔癡嫉之追憶，則係作繭自縛於妄念。正因對此諸情勢之執著，諸業作起而苦隨之來。

雜念來時，僅覺其興起，並同時了知其無來處、無住處、無去處、無蛛絲馬跡可尋，一如燕過晴空，飛影

自逝。循此路，念頭來，則放之於絕對之無邊；念頭不來，則隨順其自然。

簡言之，**第一**、無論作任何業行，均不可脫離對蓮華生大士之觀想。如此，得益無量。再者，所有功德必須發心迴向於法界眾生。此利他之思想為發展寶貴菩提心之先決條件，及基本前行。

第二點，於正行時，我等之一舉一動，均須啓發為對實性之證悟，而心必須專注於此種修法。設若初機行者，修此證悟困難，或甚至不可能，則應專心專意觀想蓮華生大士，以免心識滲入任何邪念。

第三點，也即最後點，將所有修持及其它利益，發心迴向於眾生。以上即大乘之三大特點：前行，依此修持可得果；正行，避免修持過患而偏離；以及後行或迴向，保具無限制之增益。

我人如能發展繫心之能力，則修持上師瑜伽無大困難。若未能適當修心，未能精持大乘基要，而妄想進修大圓滿，將一無益處。大圓滿見，至為高超，而我人此時此境則極低。猶如兩三歲小兒之經驗、才能、與悟性，不能與二十歲之成年相比。如盡形壽謹記蓮師之教誨，蓮師不致放棄我人，且將不斷於我身逐級發展成熟之修持。

如欲保證蓮師長眷念我，則必須經常修持。若想數

月及一年之修持，即可成就，實無是處。我等必須此時開始，直至最後一息。此種勤勉實屬必要，蓋我人於恐怖及艱困之死亡剎那，必須維持信念及信心。並應時時自惕，死亡時應憶知所有蓮師之教誨，使能記憶。死亡時也殊難照修，除非在生前經常實習。

修法者應能應付任何外緣，不因順境而欣喜，不以逆境而絕望。不執著期望與疑惑，而謹慎依止蓮師。歡樂與悲傷，欣喜與憂愁（固無自性）均可成為助緣或逆緣。所有經驗均是對修持真誠之考驗。此即上師瑜伽之真實本質，其本身即是主要修持。如能循此盡力而為，此即唯一甚深教法。

關於生起次第之精密觀想方法，應有四種：此四種配合清淨「四生」之過程。四生者，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是也。此上師瑜伽，具此四種精要，卻無此種繁瑣。其他方面之生起次第修持，亦均包含於上師瑜伽中，而不必分別研討。此為「清楚相」，即是清楚觀想本尊；「清淨觀」，即是了知本尊各相之表義（例如，一頭表絕對與統一，兩臂表方便與智慧）；「堅慢」表全面自信，從本以來即是本尊等。

上師也
諺云：「如能生動而清楚地觀想根本師，為時雖一剎那，其獲益勝過十萬倍於觀想其他本尊。」此上師瑜伽也為圓滿次第之基本。圓滿次第具六成就法：拙火，

或靈熱，爲成就之根本；幻化身爲成就之基礎；夢修反應成就之進度；光明爲成就之本質；中陰爲修證之延續；拋幹，或遷識，則允准行者中途銜接道果。所有此六修持法，必須發軔於上師瑜伽；拙火與幻化身之修持契合，與上師金剛不壞身之相應；夢修與光明，則契合上師之金剛語之相應；中陰與拋幹則與上師金剛意相應。所以上師瑜伽，爲圓滿次第修持之基礎。亦爲圓滿次第修持之心要。

發心證悟甚深之卓識者，如諺云：「應知證驗本具之智慧，實爲上師加持之道果。任何其他方法均不足恃。」

又云：「任何行者欲開拓超越世間聰明之智慧，而不祈求上師者，一如在巖洞內，觀旭日之燦耀。絕不會明白外境與內心本一。」

上師瑜伽既爲實踐一切事物本來面目之究竟法門，爲諸本來面目之核心，核心乃暗藏之本質，雖不外顯，卻存於一切。縱然生起、圓滿、及大圓滿次第之教法無數，彼等均攝納上師瑜伽。上師瑜伽如連鎖，所有教法均淵源於此。此修法易於進行，無入魔之危險，且有直入高超之成就。一如高科技之機器，於一小時內，完成相等於數千工人之工作，此法集納所有其他教法於內，了無遺漏。上師相應爲推進修持、排除阻障之主要方

法，可謂「一即是一切」。

上師相應法，雖名加行之一部份，而實際上爲一切修持之核心。無論甯瑪、薩迦、噶舉或格魯，均以上師相應法爲修持佛法之基礎。密宗之 上師之 尊

在薩迦傳承中，我等可發現著名之「道果」，即道與果同時修持之教法。行者須修持上師瑜伽之甚深精華，其中行者將接受上師之身語意灌頂與加持，繼而觀想上師。口授傳承亦以熱烈虔誠領受。修法而無專誠之心，有如無頭行屍。如缺虔誠，則任何支派，如非視上師爲佛陀無二之修持，均不可能引非內心之經驗與體會。偉大之噶當派聖者嘉喜願珠唐美，不修其他法，僅專注觀想其師尊阿底峽尊者與佛陀無二，並盡形壽以身語意供養。於舉世著名噶當巴傳承之「治心七要」中，第一步便是上師瑜伽。所有甯瑪之教傳、口傳、巖傳，也復如此。並無一法，可不藉上師瑜伽而建立者。

上師瑜伽，不同於生起與圓滿次第，乃可於任何時間修持者。如修生起及圓滿，坐姿、語、意等諸要點，在在均須注意。修生起次第中之閉關，全日必須按時修四座，必須安排壇城以水、水、花、香等外供養以及食子、紅、白菩提之內供養。然而上師瑜伽可於任何時間任何環境下修持，且可完成所有生起次第之所須。

圓滿次第之修持，拙火、寶瓶氣以及閉氣之體能練

圓滿

生起

習，均有阻障及偏差之爲險，特別是心氣緊張，均能導致心理困擾。上師瑜伽修習，便無此種危險，而過程中，諸種能量，均會自動契入中脈。如食飯充饑一般，上師瑜伽且能闡發吾人之俱生智慧。

行住坐臥均應時時啓請上師：「上師知！慈悲眷顧」。時時持此虔誠，則易得加持。跟隨上師而一心專注，則能時時警惕身語意諸業，而明取捨之道。由此了知，我人應決心避免惡業，即在夢中也不可不如此。同時，修持微不足道之善業，持此善業而注意之，終將導至不可思議之修持進步。若不圖此，我人將屈服於壞習氣、惡業傾向，以至背棄善道。

我人必須建立「觀心」之習慣，因而日夜二時均可了知我之所作所爲。如作惡業便思維：「上師千叮萬囑，我仍不能避惡業，在其面前應自覺慚愧；所有勇父空行均將因此失望」。旋即衷心懺悔，生起金剛心意，此後僅作善業。若能累積一日之善行，則可藉下列三點以加強之。前行或發菩提心（即爲饒益一切眾生）；正行或解空性（助以專一瑜伽）；後行，由我修持而來之一切福德、功德，均迴向於眾生之迅速解脫。

由此諸點看來，「觀心」與「自省」實爲內在上師與真正之根本師。如果永久維持此「觀心」及「自省」，則累積善業，則消除惡業易如反掌。

上師瑜伽，爲八萬四千法門之主體。其甚深與廣大無有倫比。所有有此幸運之弟子，應衷心珍重此修持。即使高年至八十歲，仍應仿巴祖甯波車一般，每晨無間斷之；持修以生起虔誠心。蔣揚親尊汪布則對八大成就，具有徹底之了解。彼不僅有此修習，亦且成就全部修持。雖然如此，蔣揚之主要修法則爲龍欽心髓之上師瑜伽，且時向蓮師祈禱。蔣揚認爲上師相應法淺易實踐，而心要甚深，因而全力傳授予其弟子。

大圓滿中有「且卻」（立斷）及「妥噶」（頓超）等高法，然其高也，有如餵嬰兒以固體，有害無益。如吾人勉強修此等高法，實有浪費。如藉純正虔誠修習上師相應法之加持，大圓滿之實現，一如晨曦，升自我人內心深處，「且卻」與「妥噶」之修法，亦可在吾人內心發端。切莫以爲上師相應法短簡，而視之爲低法，等同上師賜予之一口食物而已。實則，此法爲一切法之根本。無垢光尊者曾稱：「此上師相應法，開啓主要之虛空巖藏」。此說來自無垢光尊者之廣義體認。如吾人信任此聖者，我等亦須相信上師相應法。無此，任何甚深教法均屬徒勞。如能專一修持此法而不視之爲低法；極高體悟將自然出現。

此上師相應法被視之爲「外修持」，但此非貶損之詞。例如，語、意即依身之「外禿」而立，無此外禿任

何修途中之進展，均將受到阻礙。是以上師相應法，實包括全部道階。近年來修習者均好追求較高級之修持。此等人士須牢記最偉大之傳修者、教授者，均以此法為主要修持。

如修生起次第，吾人必須觀想清楚，必記憶咒輪，且必須對我即本尊有堅固不拔之信心。尤有進者，吾人必須熟習不同方式之背誦！前行、正行及後行。吾人必須經年累月持續之，並累積數萬壇，始能見修持之成果。若有任何一方面之修持不如法，則正常與超越之成就均不可得。修大圓滿亦復如是，我人必須長期修持，如修持不如法，且有危險。上師相應法則不然，如至誠修持，蓮師之慈悲與智慧，將極易領導吾人達致絕對之解脫。

蓮師本人傳出此上師相應法。如龍欽心髓中之授記云：「自中脈之越量宮內，上師啤嗎拖青遮將傳出此勝法，以標記賦予衆生以作加持。」

中脈之越量宮，即是當體自心光明，「啤嗎拖青遮」意指「骨鬘蓮花大力」。蓮花乃蓮師之名，而其所戴之骨鬘，代表所有妄念之死亡以及徹底覺悟之勝利。法本中之此段，亦指無垢光尊者之內在解脫，變為蓮師之內在解脫。

我人了知，此龍欽心髓之授記清淅顯示，任何有情

，其能與此教法修持關聯者（特別此上師相應法）均將進入銅色山之刹土。吾人應堅定相信，並專心修持。如依此修持而無相應（比如一年之內），吾人不必氣餒，亦無須受制於懷疑念頭。密勒日巴尊者曾言：「不可期求即刻解脫，而應盡形壽修持。」

吾人如能立定決心：「我一心修持，直至此身葬入墳墓」，所有修道過程中之經驗與悟證，自會興起。否則，無耐心之短期修持，不可能引出經驗。

諺云：「除非持續修持，勝法不會來歸！」



泰國曼谷佛國遊偶感

劉銳之

嘗謂泰國、緬甸、斯里蘭卡（舊譯作錫蘭）等原始乘國家，一切皆依佛陀當時制度，衣是三衣、食則乞食，行則恪守結夏安居，及厲行布薩，後此二者，在大乘國家，似已不聞久矣。

憶十餘年前，應邀偕忍慧法師等赴日本東京，參加世界佛教徒集會，時東京各大佛寺，皆在門前列隊排長龍陣，鼓掌歡迎。香港某法師悄悄謂余曰：且以之與泰國僧比對看之，勿以彼等所修是小乘，但能嚴守戒律：如某年曾有一泰僧受聘至東蓮覺苑說法，說畢將行，於所經道路之女衆，如鳥獸散；以比丘之衣影，稍及女身，則彼此皆墮地獄。又如彼等在寺中樹下靜坐，以勵修行，其務實精進又如是，故世界上精明之國家，多往彼等國家以求法也。

泰國之曼谷，前此之旅遊、道經、前後不下四次。今奉 佛母諭召，趨領殊勝法物，以修建塔廟；取道印度加爾各答、前往尼泊爾之嘉德滿都。後經曼谷返台灣。此行所至「印」「尼」「泰」三者均爲佛國，惜不識英文，於前二國無從參訪。

泰國僧衆之列隊乞食，於葷素無有分別，只要不見、不聞、不爲自己之殺生，即可受用。及無有貧富、親

疏分別：「次第乞」等，久切心儀，前曾於拂曉及午前，漫步街頭，都只是一個僧人托鉢孤立門前行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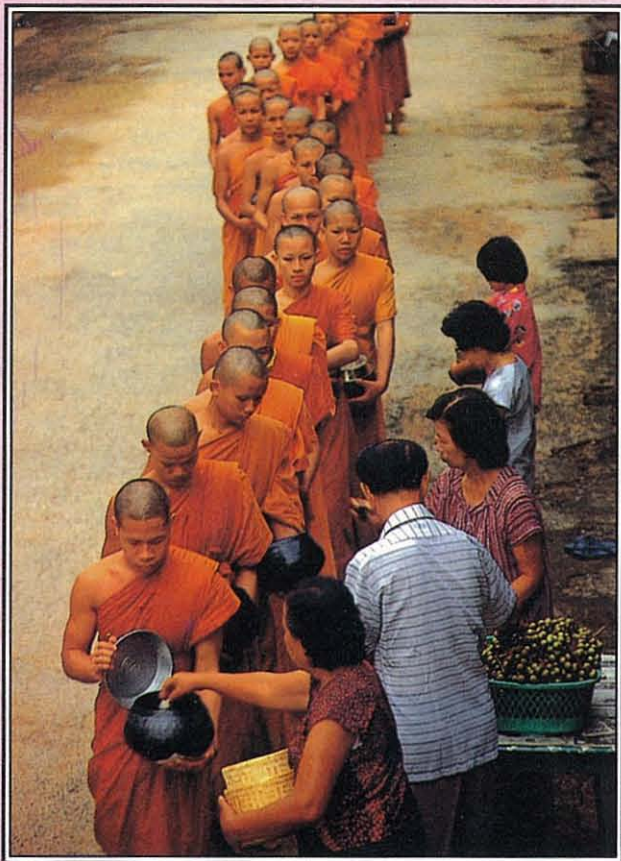
今遇一泰國人，以其言必云「我等泰國人」，實係泰籍華裔；相逢異地，言語能通，一樂也。與談僧人之乞食，必糾正之爲「化緣」，恐有辱及「僧寶」者，彼蓋不知佛說有「舍衛大城乞食」之語；更不知龍樹菩薩著之大智度論所說：「比丘之義有五種：其中破惡（破煩惱）、怖魔、乞士，稱爲比丘三義。乞士者謂比丘常當乞食、清淨以自活命。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無足怪者。

他復告我：泰國人口比例，百分之九十五，爲佛教徒；大部份出家，當然有終身出家，亦有短至三個月者。詢以有否研習靜坐及教理者？答：僧侶則不知，若說居士，則我已足許多年之佛教徒，未有參加如是二者。因問：泰國之佛教徒，大約是何者居多？答以與台灣之「拜拜」者差不多。因告以：「據我所知，原始乘是憑自力，所修實踐之行。大乘則憑他力以加持者，若說『拜拜』，則全乞他力者也」。原始乘之國家，有謂大乘爲「非佛說」，今竟向之「看齊」，真不可思議之至。

釋尊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大事因緣者，以

衆生枉受輪回，欲令之了生脫死也。其方法爲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其步驟則先使：「深信因果」，繼之使之「離苦得樂」，後乃導之「轉迷成悟」。何有於加持哉？

當年之佛制——「乞食」、「應供」（不分別所供何物，一體受用）、「持午」（過午不食），此區區三者，猶有存焉？企予望之矣。至乞食之隊形，久已無緣遇見，乃向坊間找得，以實本刊，以饗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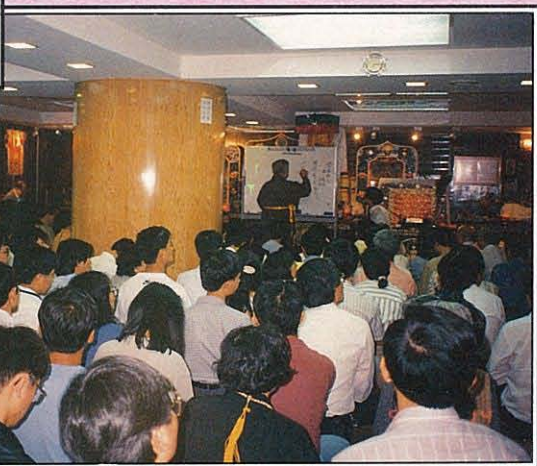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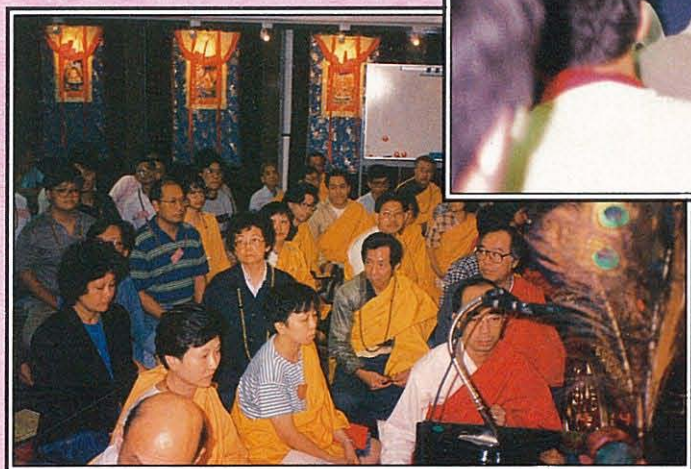
義簡觀止示開會學中臺於師上



會法亡度網化幻大暨戒薩菩聞聽會學北臺



要法示開、頂灌會學港香



參禮法體文叢

(編按參禮係於一九八九年一月至三月)

尼泊爾數天見聞

陳建強

二月二日

建強與數位香港之師兄在下午四時半乘搭皇家尼泊爾航空公司飛機前往嘉德滿都。在機場內，先後遇上台北及台中之師兄多人，乘搭同一班機前往。抵達時，已是晚上八時半，時差之關係故。

二月三日

下午三時香港及台灣各師兄謁見 佛母，均獻哈達及供養；佛母已見到達有一百多人，非常之高興，並謂可到二樓朝拜法體。劉上師請為安排有關明天正式開始修法之細節事宜，及請為五個學會訂做五個舍利塔。

二月四日

是日正式開始修法，祈禱 法王早日乘願再來，救度群生。主壇者為甯瑪巴新法王 頂果欽哲甯波車，其他的甯波車及大喇嘛，不下數十人。

佛母特別為 劉上師留下在廟右邊一個較高的法座；而這邊的其他位置，則全部留給我們學會的弟子們。如是法會在早上八時開始，既隆重而又莊嚴肅穆。

上師在第一天修法，特別對參加法會人士供養酥油茶、大餅。同時，每人均獲贈「法王紀念冊」一本，哈達一條，紅封包一個及原子筆一枝，以廣結善緣。

在是日修法之過程中，很多喇嘛，包括我們的師兄弟們，皆能親眼看見虹光明點，在廟宇二樓之玻璃窗上出現明顯清晰，好像是劃出來一般的。很多師兄們皆把此難得一見的情景拍了照片。

有些喇嘛，甚至看見虹光明點中，有種子字存在；而另一些喇嘛，則在虹光明點中，看見不同的佛或本尊。這皆是瑞相，而只有大成就者，才有如此的顯現。

二月五日

早上八點正，上師如常帶領我們修金剛薩埵法。到了下午六時，上師便帶領我們誦戒，詳見「布薩」一文。

二月六日（漢曆正月初一日）

是日不尋常的事情又再發生。在修法期間，一些喇嘛忙於用器皿，在佛塔及其背後之牆壁，儲存著一些東西。後來才知道，在修法的過程中，有兩種不同的甘露，分別從佛塔及其背後之牆壁流出。而那些喇嘛，正是忙於把甘露儲存起來。

晚上六時，兩位佛女與蘇尤甯波車前來酒店，向上師拜年。

二月七日（藏曆正月初一）

晚上七時正，於尼泊爾賭場之酒店內，公宴 佛母全家及其貴賓。席上，仙藩甯波車透露有關佛塔及牆壁流出甘露之事情。詳見「公宴 佛母全家」一文。

二月八日

早上十時，仙藩甯波車特別約同 上師親往佛塔及其背後之牆壁，仔細地觀察流出甘露的地方。雖然甘露已停止流出，但很清楚，仍然見到甘露流出時的痕跡，並且用手摸時，仍是有些濕潤潤的。

到了晚上六時半，佛母在廟內，先宴請 上師、師母，及各會正副會長，共二十人。各人皆盡興。而在臨別前，佛母特別贈送一個藏文手錶給 上師，以示紀念之意。

二月九日

廟宇二樓玻璃上之虹光明點，經過這數天後，已不再是那麼明顯了。只是隱隱約約的可以見到；而且位置亦已經移動，不再是原來的位罝。

二月十日

早上如常修法。下午仙藩甯波車把五個由 法王親自製造並加持的甘露蓮師像，及 蓮師的頭髮交給 上師。據說，蓮師的頭髮原來是虹光的，由於 蓮師本人是修成無死虹光身。但當頭髮放於太陽光下，則照出來的顏色卻是藍色的——這是法界體性的顏色。

到晚上七時正，上師及一班師兄們，宴請兩位佛

女及蘇尤甯波車。在席上，兩位佛女詳細講述一個重要的故事，是有關 法王對一般修行人的重要忠告。詳見「法王之最後祈禱文」一文。

二月十一日

下午三時，新來的師兄弟們便去拜見佛母。佛母更賜給每人一些鹽包，及 法王生前的一些衣物。

在此佛母便提到有關祈禱 法王乘願再來之法會，將會延期至藏曆正月十五日（即國曆二月二十日）。那日剛好正是 上師要離開尼泊爾返港之日。佛母知道了便說：「這是最殊勝不過了，因為 劉上師在那早上，還可以再修一堂法，剛好一切圓滿才離開，真是很恰巧啊！」

與此同時，佛母亦特別為 上師趕製一頂新的蓮冠，以便能在藏曆正月初十蓮師應化日（即國曆二月十五日），親自賜給 上師。

二月十二日

今天廟內的玻璃上，又多了很多虹光明點，分佈於二樓的不同角落。很多喇嘛及弟子們亦能親眼見到。

二月十三日

下午二時許，建強便前往機場，乘搭下午四時班機返港。如是在尼泊爾逗留了前後十天，僅把所見所聞記錄如前。

恭迎法體記

朱文進

前言

師祖 敦珠甯波車爲西藏甯瑪巴（紅教）之最高領袖，曾居印度噶林邦，尼泊爾嘉德滿都，法國博都，以其利生度衆的悲願，不僅於此三處教導無數弟子。也樹立閉關中心，造就專修人才，其學問修養，寫成法要二十五鉅冊，以行世。雖全力於西方以弘揚，而將漢地度生弘法之重責託付 上師，而認爲「過去生中之願力，及彼此之因緣」故將傳承僅傳予 上師一人。

前年（外元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七日，師祖於法國博都示寂。然其悲憫甚深於娑婆有情，留下法體以饒益。經過兩年時間，佛母於嘉德滿都內，白塔附近擴建塔廟，終於完成。於是 法王法體遂於今年（一九八九年）元月運回嘉德滿都，莊嚴奉安入廟。參加此一勝會，本會同人到者不多，特將所見所聞簡括書之，以告各會師兄。

機場恭候法體聖駕

一月廿二日尼泊爾下午三時許，上師親率由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等地，第一批抵達尼國弟子十六人，自國賓飯店前往國際機場恭迎法體，當時機場內外皆已

滿佈不同地區前來的虔誠信徒，以本地人佔大多數，有穿著不同格式僧服的東、西方僧侶和喇嘛，及一些西方信衆和記者等。

等了一個多鐘頭，仍未獲任何消息，陳貴枝、何雪霞二位師姊與英語不太靈光的尼國人溝通，得到兩個印有 法王法照的襟章，乃尼泊爾迎駕委員會所做，對機場出入甚有幫助。

法體轉移降落出口

在下午四時多，人潮突然離開，據知載運法體的座機改在空軍基地下降。此基地位於機場西方，上師吩咐召回各弟子驅車前往，爲了爭取時間，事先已指示楊焄暉和楊東賢兩位師兄隨人群步行前往。

兩旁群衆愈擠愈多，靠近基地鐵門的一些比較年長的僧侶，手持藏香等候，又來了一群年青的僧侶，頭戴黃色的半月帽，手持樂器，靜候左旁。

我隨即回來迎接 上師，引導到機場出口處，外國記者一見 上師到來，即來攝影，貴枝、雪霞也拿出法王與 上師之標誌旗，以供記者、攝影師拍照；同時各地到達迎接之喇嘛亦一一與 上師握手寒暄，交換名片，其他小喇嘛竊竊私語：「敦珠甯波車之傳承弟子漢地導師 劉上師及其弘法中心（金剛乘學會）弟子亦

前來迎接法體。」不久，有一隻大象緩步而來，抵達基地門前時，已近黃昏。象身上披有彩衣，背上架一寶座，座頂四方圍以白布，座後有人一手持法幢，大象於鐵門屈膝而跪，等候法體登於背上寶座。

直至紅日半山，基地鐵門首度開啓，工作人員步上機場跑道，大家都感到法體將要出現了。此時，上師在右旁最前排恭候，裝著法體的寶箱由工作人員抬著，沿小路緩緩而來，年輕的樂師亦紛紛奏起迎接的樂章。

法體奉安 祖師廟

當鐵門再度打開時，守衛的僧侶們，再也抵擋不了情緒高漲的群眾，紛紛擠至，敬獻哈達。守衛與警察極力維持秩序，但仍有人奮不顧身地向前攀緣，以能觸摸到裝法體的寶箱爲幸，上師亦數度以手參加抬舉，後來由於人潮過於擁擠，乃暫將法體迎回基地，上師亦進入基地內，隨即仙藩甯波車出與上師會見後，是時法體無法送上象背，改乘吉普車，上師遂扶著該車緩緩步出。眾師兄弟遂將師父接上小巴士開往廟去；由於交通過於阻塞，啓安、東賢、麗嫦三位師兄與我皆先徒步往廟。

尼國馬路只有雙線道，當天晚上連人行道上都擠滿人潮，信徒手中都一手持藏香，一手持哈達，盡量趨向法體以獻。因此段路上大多沒有路燈，非常漆黑，不時

有人蹲下尋找遺失的遺物，曾聞尼國路上遍地「黃金」，大家也顧不了那麼多了，只願著把眼光投注於吉普車上的法體寶箱上，行約一小時才到廟的正門入口。

法體入廟安座

歷經千辛萬苦才抵達廟門，廟前方入口處有四大天王像，此時法體正由吉普車裡奉迎而出，送入廟內，這裡燈火通明，可以清楚看到裝法體的四方彩盒，盒上堆滿哈達，進入廟內，啓安師兄與我亦隨眾衝入，廟前後兩門都有精壯守衛把關，把不相干的群眾驅出。法體始能送入佛塔前的高台上，佛母與佛女們已在此等候多時。由於交通阻塞，上師之巴士尙未到達，仙藩甯波車立即指示移喜叫東賢去迎請上師進入廟內。

當上師進入廟內禮見佛母後，隨即上座，共修祈禱法會，經過一個多小時，法會圓滿，此時已晚上九時多了。每個人都面露倦意，這真是體力與信心的一大考驗，此次迎接法體始告順利圓滿。

後記

此行嘉德滿都朝聖時日裡，親身所經歷的殊勝事蹟實是不勝枚舉，故每覺法王對我們這般再傳弟子的加持未曾間斷，照顧、眷憫亦未曾有一絲之捨離。心裡感動不已，實是我們的福報，能追隨上師（漢地導師）的教誨，方有今日的殊勝。亦是所有學會同學所當珍惜

的「真正的佛法，實在的清淨傳承，明白的蓮師代表」如此因緣、福報，真是百千萬劫所難遭遇。誠如 佛母的開示：「只要你們能夠嚴守對 上師的清淨三昧耶，那麼 法王與 劉上師及我們都是一家人，將同在一個壇城直至成佛。」有此加持與保證，實是所有學會同學所當慶幸，能親臨朝聖的師兄們更是不虛此行。

同時 上師以法王傳承心子的身份，雖隨時隨處能與 法王相應、溝通，但仍不以年老為慮，不辭辛勞，堅持親臨機場迎接法體，感動 佛母而特別安排小型巴士接送，這些都足以讓我們這班做弟子事師的最佳榜樣，於是仙瀋甯波車亦如是說：「 劉上師對 法王的專一承事、恭敬，以及金剛乘學會弟子對 劉上師的恭敬，實是此時末法所僅見。」

公宴佛母閣府

陳建強

藏曆土母蛇年正月初一日（即西曆一九八九年二月七日）， 上師、師母及本會所有弟子們，很高興能邀請得 佛母，仙瀋甯波車，千媚、詩靈兩師姊及六位嘉賓出席聯歡晚宴。地點位於 Tafachal 的尼泊爾賭場之 Soattee Oberai Hotel 酒店內；時間為晚上七時正。而參加人數有一百三十多人，其名單分別是：鍾棟湘、陳寶芳。

（一）香港方面：王棣玲、梁啓祥、馮美儀、林鉅、李百

良、張劍明、許健芳、江錦源、陳振華、關耀明、張寶蓮、蘇麗嫦、莊國榮、黃維斌、黃李美、阮惠芳、伍美梨、余迺永、柯萬成、施洽德、阮捷榮、曾愛媛、區玉湘、林秀花、秦志强、李潔芝、李福衡、羅美玲、陳建強。

（二）澳門方面：林志豪、何掌珠。

（三）馬來西亞方面：余星富、陳國林。

（四）台北方面：蔡影輝、王昌齡、李月華、徐玉貞、廖金旺、吳麗美、鄧天一、唐久寵、張基源、陳喆、吳素修、王慈芳、紀麗紅、楊瑞英、詹榮勝、劉香芬、劉香芳，何雪霞。

（五）台中方面：李銘國、莊金沛、林坤旺、黃文淵、陳正輝、謝睦耀、蔡東雄、林樹發、黃敏源、陳祈忻、龐萬春、彭晃晉、邱秀珍、鄒慶宗、張丁、李元煒、李志智、羅春來、廖瑞娥、韓希聖、林曉燕、黃輝玉、顏輝濱、楊金勳、王振沅、蔡秋萍、盧榮上、蔡義男、郭秀琴、尤佰忠、李蕭梅、楊焄暉、陳貴枝、楊東賢。

（六）台南方面：蔡河源、張世昌、李淑萍、李淑文、何明安、魏淑芬、方太輝、沈健雄、沈張淑美、沈盈初、方慶肇、王森力、李梅治、謝忠華、鍾玲璋、駱玉秀、黃瑞郎、陳碧龍。

（七）高雄方面：王俊雄、林振亨、許洪阿隨、王洪笑月

、楊淑惠、王赫、黃政義、陳昱呈、闕壯城、黃何素真、馬柯惠芬、劉秀萍、陳貴枝、陳淑和、何沛書、許德發、黃秉坤、許月勤、陳洪勤、馬慈雲、黃燕玉、張黎玲。

是日晚上七時前，上師與各會會長副會長已分別在酒店門外，等候嘉賓。不久而主賓就座，濟濟一堂，

上師起立致詞：「我們很榮幸今晚能邀請到 佛母

、仙藩甯波車、兩位師姊及各位嘉賓來臨，參加我們今晚的公宴。我知道今天是藏曆的年初一，佛母及各位皆是很忙碌的；然而各位仍能抽空前來，確是我們的福氣。今晚酒微菜薄，敬希各位原諒！」由建強譯成英語，再由蘇尤甯波車譯成藏語。

隨著，佛母便用藏語開示，由蘇尤甯波車譯成英語，再由建強譯成廣東話。大致如下：「請不用這麼客氣，我們實際上是一個大家庭。今天是藏曆的年初一，若依傳統習俗，我們應在家中團聚，從來不外出吃飯的。但今次便是例外，原因是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很高興能夠見到這麼多人，今天都能其樂融融地會合。你們從老遠不同的地方來，可能經歷過很多的困難，終於都能夠來到這裡，朝見 法王的法體。這是證明了你們對法王有絕對的崇敬心及誠信心，是很難得的！」

跟著便是仙藩甯波車用英語講話，再由建強譯成廣東話。大致如下：「我們今天晚上在一起度歲，便是證

明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們一起大團圓。我們已打破了西藏傳統的習慣，我們已經開創了一個新的傳統。法王的圓寂，並不是說一個傳統的消失，相反地卻標緻著一個更新的傳統，會流傳下去，並且發揮得更推廣及更偉大。我從各方面皆可以了解到 劉上師對 法王之絕對敬信心，及全面投入，及他對 法王之清淨三昧耶。今天我才與廟內之喇嘛們詳談，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謂，劉上師與他的弟子們確實建立了如此之清淨關係，是難能可貴的。為此，我要為 劉上師之健康長壽祈禱，希望他不斷地作出弘法利生的事業。而 祖師廟內所呈現之虹光明點，有些喇嘛並且見到明點內有種子字，這正表示 法王在加持著我們的。只要我們保持著清淨純一的三昧耶，則一切皆會如願成就的。」

仙藩甯波車說後，大家便開始吃自助餐，席間仙藩甯波車透露了佛塔及其後之牆壁，在昨天及今天均流出二種不同的甘露。佛塔中所流出的甘露是酸的，跟據醫方明的記載，是屬於一種西藏的草藥，可以醫治百病的。而佛塔背後之牆壁，原是畫了 法王二十世之降生傳記圖的，而中間最大的便是 法王此世（即第十八世）智者移喜多傑的法相莊嚴。而甘露便是從 此世法王之脚下漫漫流出來，其味是甜的，尤如蜜糖一樣。仙藩甯波車表示：根據佛經及祖師傳記內的記載，是最大成就者，才會有如此不尋常的瑞相，真是百聞不如一見。而

佛母亦補充說，這幾天在廟內出現之虹光明點，是修妥噶圓滿成就的大成就者，方能有的證量；虹光明點之出現，是大成就者在其證悟之時，其佛性自然流露的表示。

仙藩甯波車並謂，明天早上他會特別只領同 上師一人，前往佛塔及其背後之牆壁，仔細地去觀察流出甘露的地方，並且可以親嘗 法王流出的甘露。

酒過數巡，上師帶領我們全體弟子起立，先向佛母舉杯敬酒，祈禱 佛母健康長壽住世；其次便向仙藩甯波車敬酒，再向所有嘉賓敬酒。全體弟子們亦以此難得的盛會，向上師舉杯奉敬，祈禱 上師及師母健康長壽住世。

如是酒席上，大家歡欣地交談，快樂無比；仙藩甯波車更與台灣的師兄弟們一齊喝酒搭拳，熱鬧非常。吃過甜品後，大家認為如此難得的盛會，應該拍個「合家歡」的照片來作紀念。但一百三十多人在一起拍照，又沒有特別的攝影器材來幫助，真是一個難題。最後是由各學會的師兄弟們，分別與 佛母閣府合照，而最後便是嘉賓與 佛母閣府合照。

拍照完畢，時間已晚，佛母閣府及嘉賓便有歸意。同人歡送，盡歡而散，真可算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啊！

捐助本刊芳名

本社

台灣方面 (台幣)

周樑生 周楊育芳捐助印工 胡勵真捐五六〇〇元 陳文仁捐五〇〇〇元 陳寶芳捐三〇〇〇元 林榮雄捐二〇〇〇元 蔡影輝 張憲昌各捐一〇〇〇元 廖千瑩 何明安各捐一〇〇〇元 林崇安 蔡東雄各捐九〇〇元 陳立言 呂明華各捐八〇〇元 吳素修 柯智鐘 陳喆 陳火麟 劉明松 林秋美 顏輝濱 凌蕊珍 周德 周弘道 廖雪蓉 林玉圓 謝淑惠 王慈芳 張黎玲 陳貴枝(高雄)各捐六〇〇元 邱永定捐五五〇元 劉政立 無名氏 李月華 蔡一葦 蔡一如 李正一 黃尊治 陳傳胡 張慶華 李元煒 陳正輝 柯玉燕 許正宜 鍾棣湘 張文雄 方太輝 張世昌 方慶肇 黃瑞郎 蔡河源 林振亨 陳美珠 陳冠諭 林敏龍各捐五〇〇元 陳國政 鄧淑文各捐四五〇元 廖金旺 林秀梅 翁錦娥 談國芬 謝順良 王昌齡 殷第文 張家睿 張家源 陳聖巖 陳淑婉 趙麗美 沈明義 黃碧霞 王俊雄 楊寶祥各捐四〇〇元 洪健傑 洪健峰各捐三五〇元 高錦徐力廷 盧英蘭 陳雪華 黃針 劉怡君 閔榮章 閔方淑貞 方志平 閔蓉蓉 陳忠誠 許芳蘭 蕭慶秋 徐玉貞 鄧天一 林惟卿 張致遠 華苗安親課輔中心 劉文鑫 蔣志湘 蔡義男 陳碧欲 熊世忠 劉麗枝 陳祈忻 張千德 鄭木森 唐金源 陳建宏 連素真 劉信宏 吳西湖 許淑珠 許德發 劉瑞林 何沛書各捐三〇〇元 黃敏源 陳秀華 劉錫清 謝忠華各捐二

五〇元 鍾聯禧 郭秀琴 紀麗紅 簡家恆 丁建智 殷曹金菊
 殷第勤 柯旭武 鄭錦富 葉文宗 蕭永美 張永儒 劉印連
 劉漢江 游錦文 何佳蓉 林永福 潘香賢 黃淑宜 林月鳳
 方傳松 曾正德 張耀宗 張瑞呈 曾添旺 丁天禧 陳淑娟
 莊樂禪 莊金沛 尤佰忠 趙品尊 趙品森 趙崇溪 林坤旺
 楊金勳 黃輝玉 彭晃晉 林斯文 劉添旺 林玲瑛 簡毓彥
 黃棟樑 白藺豐 李宗南 郭安男 林素真 劉立德 馬文驢
 陳平松 吳金順 謝玉採 李銘恭 駱玉秀 吳彩玲 陳光華
 劉秀萍 羅肇英 黃正雄 何素真 黃秀如 呂建興 張錦燦
 林翠琴 周金陵各捐二〇〇元 謝陸耀 劉靜儀 陳怡靜 陳澄
 如各捐一五〇元 曾一洲 朱文進 楊瑞英 蔡麗鳴 汪余金
 吳敬子 林秀玲 高富琴 殷第達 林銘銘 黃秋瓊 簡聰智
 王有光 高志中 鄭寶華 施大地 陳凱玲 陳俐妘 陳琮元
 趙一峰 王玉芬 陳振揚 余杍潔 林秀玲 許德鄰 王信 許
 祖迪 沈才淵 蕭稚穎 蕭稚燕 蕭稚璇 林哲用 彭吉勝 張
 基源 葉勤書 龔信儒 姚信安 姚曉蒼 翁錦明 蔡作豪 李
 銘國 賴麗峰 徐文哲 周玲華 韓希聖 洪明傳 簡毓麟 張
 素香 林景煌 簡國修 簡均倪 陳添壽 蔡淑真 林美智 林
 曉燕 楊文福 劉阿桂 楊東賢 李志智 鄧光立 郭慧瑄 林
 玉娟 陳弘三 李秀華 韓靜雯 許芳瑛 陳世亭 陳欣廷 施
 威興 蔡承利 許素娥 蔡金蓉 蔡佳璋 林瓊花 張榮彰 許
 錦華 張金溪 王振沅 張秀滿 陳勝義 楊瑞堂 楊曉萍 楊
 瓊琪 楊博雄 楊婉君 劉素鑾 連壬水 李坤波 王金霞 林
 昭明 林和妹 蔡建華 陳春民 林啓明 廖中山 洪仙文 黃

耀德 陳清忠 邱秋滿 黃耀賢 黃彥博 馬克仁 柯惠芬 馬
 康邦 馬康漢 馬慈雲 黃隆芳 劉祐精 陳昱呈 胡蔡纏 胡
 正之 林慈文 黃木川 張永明 王玉芬各捐一〇〇元 余碧霞
 捐三〇元

香港方面 (港幣)

呂榮光捐一二〇〇元 有名氏捐一〇〇〇元 蘇麗嫦 陳美瑤
 CHENG YEE MAH AU SIN NGAU 朱賢威各捐五〇〇元 李炎興
 楊殷漢各捐三〇〇元 甘展 伍佩賢各捐二〇〇元 嚴仲齊 文
 建軍 林漢雄 許健芳 歐陽國棟 黃露群 WU KIN KWONG 林
 秀花 林賢賢 何少芬各捐一〇〇元 黃子雲 LAU KIM YIN 曾
 愛煥各捐五〇元

加拿大方面 (加幣)

李柱國捐一〇〇元 易潤揚捐六〇元 陳文仁捐五〇元 麥渭林
 捐三〇元 吳國和 蔣順泰 馬國輝 馮雁凌 孫瑞英 周居士
 周志慧 吳春源 STEPHEN CHEI各捐二〇元 莫國治 何信亨
 林渭森 雷國羨 譚文博 蕭德文 馬蕭卓卿 曾婉玲各捐一〇
 元

美國方面

羅偉倫捐台幣八八〇元 龔震明捐美金一〇二元

更正啓示

季刊四六期第37頁 WAYLON LAWR捐美金二〇元 為李淑慧之誤
 特此致歉更正

旃檀佛真相

劉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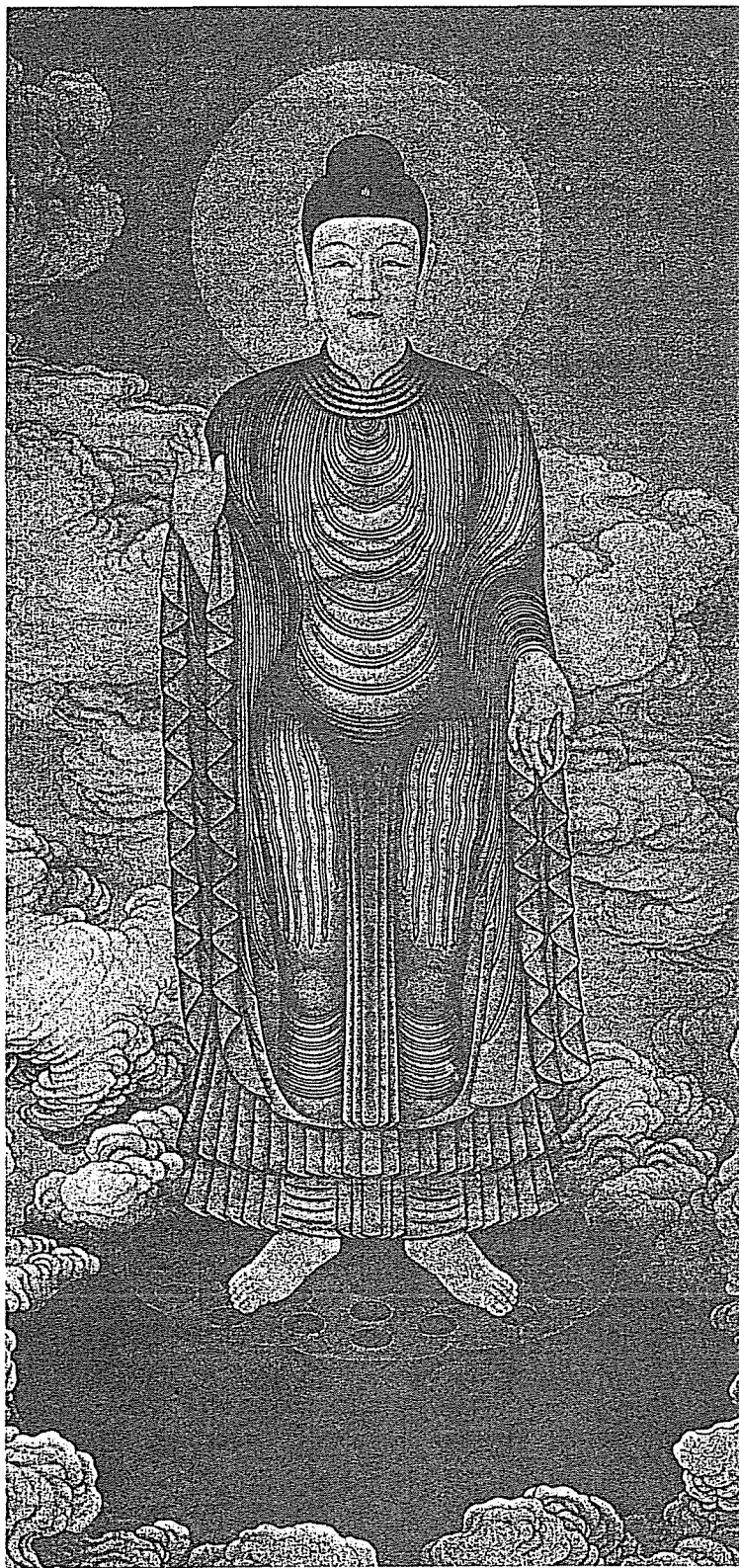
緒言

佛像之始，始於何時？以何因緣？而有佛像。此開始之像，是以何物造成，均有攷據之價值。

此像造成得如來加持，並予以授記曰：「我滅度後千年，是像當往震旦，大興教法，廣利人天」，及今果

然（震旦是以前外國人稱我國之名，爲『秦』之轉音），尤爲珍惜。

數十年前，曾擬接受時輪金剛灌頂，以因緣不具而止，竟得當事人寄贈此像，是時如獲至寶，今於書架上檢而出之，乃原文影印登本刊中，與讀者共瞻仰。



旃檀佛像記

釋迦牟尼如來成道六年，升叨利天，爲母說法，數月未返，優填王以久闊瞻依，乃申請大目犍連，運神通力，攝三十二匠，同登叨利，三返乃得其真，遂琢旃檀神木彫摹聖容，像成，佛亦下降，乃爲之受記曰，我滅度後千年，是像當往震旦，大興教法，廣利人天，至是而後，像留西竺，計千二百八十餘年，遂至龜茲六十六年，又到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再至江南留二十一年，汴京一百七十六年，北徙燕京，奉聖安寺一十二年，又北徙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中都內殿五十四年，元前至丁丑，復居聖安寺五十九年，後至元十二年乙亥，迎供萬壽山仁智殿二十七年，遷大聖壽萬安寺，明初移慶壽寺，嘉靖十七年寺災，遷鷲峯寺，一百二十八年，康熙四年創建弘仁寺，遂迎供奉，光緒庚子之變，弘仁寺災，其像遂失，僅留此幃，係康熙時依旃檀佛像所寫，供於太和齋，後太和齋坍塌始歸於古物陳列所，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歲九月九日起至同月二十八日止，時輸金剛法會發起人等以頻年國難天災，乃禮請

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額爾德尼，就古物陳列所太和殿舉行時輸金剛灌頂傳法，以回向護國息災，薦亡祝歲，計傳法五日，來會男女十餘萬衆，亦云盛矣，古物陳列所主任錢桐君，於傳法期間，將此繪像張於太和殿，備數萬會衆之瞻仰，事竣復將斯像影印多張，分贈法會執事人等，以資供奉，其意至盛竊惟斯像自優填王彫造之歲，當此土周穆王十二年，至光緒庚子，凡二千二百八十餘年，所至之處，國福年和，教法隆盛，所謂應以舍利身得度者，卽現舍利身而爲說法，微塵草芥皆是大日如來應現法身則旃檀佛像所在之處，卽是釋迦如來親身所在，此幃又卽是旃檀真像，况其傳神妙肖，相好莊嚴，與本像無二，卽與如來真身無別，吾人何幸而值此像以申供奉也，相傳此像現供於俄蒙交界之哥薩克大寺，黃衣喇嘛，前往朝禮者不乏其人，而此幃乃普現於太和殿十數萬衆眼前，其原因湊合，極饒尋玩，謹依清康熙御製及元翰林學士陳鉅夫所撰旃檀佛像記並明萬曆聖安寺僧印空重刻旃檀佛記節其要略，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夏曆九月二十九時輸金剛法會圓滿日佛弟子王九齡敬記

出世法言 蓮苑歌舞 (五)

巴珠·鄔堅吉麥卻吉汪波著

祝維翰譯

達陽當時心想：由此輩遠邇馳名奇異生靈之言觀之

，空中烏雲終將散去，阿寧獲得解脫亦有可能。方才放心稍事喘息，忽然間天空烏雲翻滾，陰霾四合，南方響起隆隆雷聲，狂風同時嗚嗚怒吼，一切蓮花更加緊閉收縮，阿寧仍被包捲在蓮花蓓蕾之中，手脚不能屈伸，呼吸短促，出聲困難，低聲訴道：

嗚呼達陽天之孫，花瓣重重緊封閉，
花蕊粗利如刺戳，瓣片稜角堅如石，
裹得手足難伸縮，氣息短促難呼吸，
言語哽咽難訴說，今已定不能解脫。
八方驚雷隆隆響，狂風驟起嗚嗚鳴，
蓮花苞裡搖復擺，池塘震顛如簸揚，
行看黑雲洒冰雹，冰雹來勢甚凶猛，
生就綠草披且靡，婷立荷梗碎且裂，
裝點枝葉斷且折，成熟果實散且滅，
盛開花朵凋且零，天地上下將翻覆，
堅固山岩將崩裂，高樹也將改舊觀，
凶猛霹靂當頭來，君當立即自逃避，
阿寧難脫勢已必，生死分際最後語，

言多無益義總結：

往昔大仙所賜教，今朝益發念心頭，
輪迴本性即痛苦，今朝益發親印證；
所說一切皆無常，今朝益發現眼前。
一切聚會定別離，君似爲此太傷懷，
我卻堅毅心不悔。

昔日約言絲絹結，是否未散尚緊勒？
石上所刻志願紋，是否未泯尚鮮明？
心中所釘盟誓樞，是否未脫尚堅定？
輪迴景像苦難情，厭離由衷生也未？
死神不定何時來，堅信由衷生也未？
五境妙欲欺誘餌，貪戀從根拔也未？
一切聚會定別離，堅定信念得也未？
雖然也得遇聖士，從未決疑我好悔！
雖然也得聞佛法，未曾實修我好悔！
雖然也得暇滿身，未取精義我好悔！
雖然也知死無常，死道未備我好悔！
雖然也聞因果名，取捨失宜我好悔！
雖然告我輪迴苦，未生厭離我好悔！

眼前死亡驟來臨，死神怒容黑陰森，
睜目滴溜我驚惶！

可怖黑暗迎面來，不見道路我驚惶！
業力狂風捲身後，不由自主我驚惶！
呼殺喊打吼如雷，幻景眼前我驚惶！
咬牙切齒閻羅卒，行兇逞暴我驚惶！
死神套索繫頸間，強力牽走我驚惶！
面向來世大遷徙，孤苦零丁我驚惶！
陌生地域遠漂泊，無所適從我驚惶！
六道幻景如繁星，無怙無恃我驚惶！
修學佛法雖有心，我悔未能立即行，
意中情人小蜂君，慎此專心出世法，
歸心佛教莫遲延，決意修行莫散漫，
堅毅迫切莫緩期，及時勤奮莫遲延！
臨危終不捨正法，喪命亦當守誓言。
計議眼前是鬼話，應當鄙棄莫記存。
放蕩懈怠欺人因，戒之如毒莫貪戀。
修行期同壽命齊，終身與法連緊密，
奉行正法到究竟，君應採取涅槃境，
我亦證得解脫道，最後同登大樂刹，
生死皆能親相遇。

肯作不作全在君，希望寄托在來生，
死後相期在墓穴。

除此三言無餘囑，緊記此語意中人！
君今速避堅固城，我雖陷入死亡境，
有君留後我心寧，修道若成俱受益。
趁此冰雹未來臨，應當急求隱身地。
願君玉體得安康，願君永遠長住世，
願君修道得成就，願君志趣得竟成。
從今祝你居安寧。

說畢，奄奄一息。達陽此時猛覺痛苦如利刺穿心，
悲極不能對答。剛才哎呀一聲，突然狂風裡灑下猛烈冰
雹，高空裡嘩啦啦響起迅雷，天上閃電像鮮紅的火練飛
舞起來。達陽不知所措，慌忙躲進斷岩穴中，連呼啊喲
啊喲！接著冰雹愈益猛烈，飛洪滾石漫山遍野，霹靂吼
聲破天裂地，河下到處驚濤翻騰，駭浪滔天，高山夷爲
深谷，平原布滿卵石，池水沸揚如血，芳草鮮花，大者
摧毀，小者倒伏，長者斷折，短者淹沒，纖細者皆已散
盡，杳無蹤影。過了一陣以後，烏雲都散淨了，明朗的
太陽出來了。此時達陽起身向蓮苑走去，但見那些生長
在草地和池塘裡的花朵：粗大的還倒伏在地上，細小的
連痕跡都不見了。生長在水裡的蓮花，冰雹下降時全都
淹沒在水下；雹過天晴，便又伸出水面，重新開花，蜂
蝶三五，飛舞嬉戲，頗爲歡樂。阿寧所在的花朵雖然未
被冰雹毀滅，由於深深淹在水底，阿寧氣息閉塞已經死
去，屍體卷曲，附著花心。面對此景，達陽被極度悲傷

之所壓抑，痛苦錐心，珠淚滿目，往昔燦爛的陽光，怒放的蓮瓣，歡舞的蜂蝶等一切引發歡樂的景物，都成爲痛苦的增益，以非常悲哀的聲音哭訴道：

嗚呼嗚呼嗚呼，好苦好苦好苦！

輪迴痛苦本性，請看如此苦景！

無常幻化村落，請看如此廢墟！

無常迷眼宅舍，請看如此傾圮！

欺誑不實妙欲，請看如此變異！

適才錦繡花園，此時落英殘敝；

適才肥碩綠葉，此時飄零滿地；

今晨幸福樂土，現時悲苦畢集；

從前相伴良友，而今身心分離；

前此樂觀達陽，而今希望斷絕；

從前可愛妙欲，而今都成苦因；

今晨嬌好六足，此時已爲死屍！

言念此情此景，哀哀我心悲哀，

昏昏我心昏迷，攘攘我心擾攘，

顛顛心驚肉顫！

驟然死神魔鬼，已經先臨她身，

何時來臨我體，知此唯有師尊！

苦也達陽苦也，願得師尊賜福，

轉我心向於法！

密宗山建塔緣起

林崇安

一、前言

釋尊常說：「生死事大」。孔子也說：「慎終追遠」，因此，子孫們對於歷代祖先的安奉，應當特別謹慎而周詳，能將靈骨及骨灰置於山明水秀的廟堂附近，並有定期超度法會的加持，對於先人最能得到好處，而子孫得所護祐。此密宗塔之設立，便能達成以上的目的也。

二、靈塔介紹

金剛乘學會在臺南南化鄉計劃興建五座風格特殊，極度符合西藏密宗規格的塔。旁建佛殿，每年清明節及盂蘭節由本會金剛上師率衆多弟子及亡魂家屬舉行大幻化網超度法。塔的構造爲西藏型象之規格，在上方供有舍利，其下爲各亡者的骨灰，可以得到佛法的加持。塔的外型，底座的形狀及圖案代表佛法的十善、三皈依及六度，其上階梯及舍利塔，則代表三十七助道品，頂上有佛眼，象徵智慧及慈悲，再上尖形構造代表佛的五智，最上有日月及寶珠，象徵著大悲、離苦及一切圓滿。因此歷代祖先在無上密法庇蔭之下，很自然地得到平安祥和。而五層塔象徵五方佛，因此在佛光普照之下，所以命名爲密宗山，其塔則亦名爲密宗塔，如是建築之構

(待續)

想，對於想安奉祖先靈骨之孝子賢孫，實爲一難得機會。

三、超度祖先

佛教中最負盛名的超度法就是「靜念大幻化網超度法」由印度無上密教祖師 蓮華生大士傳入西藏後，一直流傳至今，在超度亡魂上，具有摧滅金剛地獄的强大威力，因此在清朝時，特別受到皇室的重視，每年邀請金剛上師專修此法來超度皇室之祖先，其殊勝可知。

四、密宗山風景

密宗山位於臺南南化鄉山坡地，有名花異木，鳥語蟲吟，極清幽之致，抬眼高望，綠竹漪漪，固可比美世外桃源，亦可追蹤極樂世界，祖先靈骨能安置此處，定能引起孝子賢孫們無限的福壽增添。

五、前瞻

密宗山的範圍有十甲多，除塔的建築外，一併設計，蓋建密宗的廟宇，以安奉本會 劉銳之導師之三位上師， 諾那呼圖克圖、 貢噶上師、 敦珠法王諸尊，均爲傳授大圓滿入我漢土之創始者，後先輝映，成無上密法之先導，如是三尊，實乃我輩之 師祖，法源之密切，傳承之直接，猗歟盛哉。此山現爲閉關中心，有關房二十四間，將更建老人安養院，由金剛上師指導修行，以備頗哇（即遷識），直生極樂世界。在地靈人傑下，密宗山將成爲一殊勝的道場，而祖先於此可生安養，

是毫無問題。

六、諮詢

凡對密宗塔及相關事項有興趣者，請與本會聯絡。

佛經反哺基金捐助名單

至五月一日止

台灣方面（台幣）

無名氏捐三〇〇〇〇元	邱永定捐六〇〇〇元	臺中				
金剛乘學會捐四六〇四元	鍾棣湘捐三〇〇〇元	方慶				
肇捐二〇〇〇元	陳添河	陳倪巡各捐一六〇〇元	李			
耀州	李梅玉各捐一〇〇〇元	陳勝義捐六〇〇元	楊			
東賢	黃瑞郎	謝忠華	謝玉採	林坤旺	楊金勳	劉
明松	洪新居	劉文鑫	顏輝濱	李元煒	陳立言	蔡
義男	陳碧欲	林斯文	熊世忠	許素娥	鄭木森	曾
正德	陳國政	鄧淑文	陳祈炘	劉麗枝各捐五〇〇元		
黃輝玉捐四〇〇元	沈健雄	何明安	王惠姿	趙麗美		
各捐三〇〇元	張淑美	王清泉	方明井	李銘恭	方	
慶城	黃庚申	張世昌	王金霞	蔡河源	林玉圓	呂
明華	謝淑惠	王振沅	黃棟樑	白毓豐	陳淑娟	莊
樂禪	莊金沛	曾添旺各捐二〇〇元	林昭明	謝月乃		
施金鎗	李坤波	劉炳雄	張秀滿	李宗南各捐一〇〇元		

藏諺輯匯 (六)

莊晶輯

གྱི་བརྒྱབ་པས་མི་ཚད་ལྷུ་བ་འགལ་འགལ།
不但用刀子砍了，還搖晃
刀把；

འབྲོང་བསད་པས་མི་ཚད་རྩ་མ་འཕུར་ལྷོ་

འཕུར།

不但把野牛殺了，還揮舞
牛尾。

གྱི་ལ་རྫོ་མེད་པར་ལྷག་པ་ངོ་མས་པར་ལྷོ་

ཡང་།

(ཡང་ན། གྱི་ལ་རྫོ་མེད་གྱི་ལྷག་ངོ་མས།)

刀刃不快誇刀背。

(類似"文過飾非")

གྱི་ཤུབས་མཐོས་ཀྱང་ཤ་མི་ཚོད།

(ཡང་ན། གྱི་ཤུབས་ཀྱིས་ཤ་མི་ཚོད།)

刀鞘雖美割不動肉。

(華而不實)

གྱིས་མ་ཚོད་པ་མི་བཤད་པར།

不說刀不快，

ཤ་མ་འཚོས་པས་ལན་ནོ་བེར།

反怨肉不爛。

(強詞奪理)

གྱི་མ་གཏིང་ལ་མེད་ན།

地下沒有人參果，

གྱི་ལ་ཁ་ལ་མི་ཐོན།

地上不會長葉子。

(事出有因)

※人參果，或音譯蕨麻。
薔薇科植物，全草入藥
，其塊根可食。

གྱོགས་མ་རྟ་ཐོག་ནས་མི་མངོན།

馬身上的螞蟻不顯。

གྱོགས་བརྒྱ་ཡོད་ནའང་ཉུང་ཚད་ཡིན།

朋友一百也算少，

དགྲ་གཅིག་ཡོད་ནའང་མང་ཚད་ཡིན།

敵人一個也太多。

གྱོགས་ངན་པ་དུག་གི་སྤོང་པོ་རེད།

惡友如毒樹，

གྱོགས་བཟང་པོ་སྐྱ་གྱི་ལྗེན་ཤིང་རེད།

良朋是藥材。

གྱོགས་པོ་ཉེ་འདོད་ན།

朋友若要親近，

སྤྱོད་ལ་མཚུབ་མ་ཚུགས།

就應指出缺點。

ཕྱོགས་པོ་མང་ན་ལྷ་མང་བཞིན་དུ་

བསམ་གྱི་ཆེ།

朋友多了，心胸似草原般寬廣；

ཕྱོགས་པོ་ཉུང་ན་ལག་མཐིལ་བཞིན་

དུ་སེམས་གྲ་དོག

朋友少了，心胸似掌心般狹窄。

ཕྱོགས་པོས་ཕྱོགས་པོ་སྐྱུ་དུས།

朋友騙朋友，

བགད་བཞིན་བགད་བཞིན་སྐྱུ་བ་ཡིན།

滿臉笑盈盈；

ཁམ་པས་ཁམ་པ་སྐྱུ་དུས།

騙子騙騙子，

ཏུ་བཞིན་ཏུ་བཞིན་སྐྱུ་བ་ཡིན།

雙眼淚淋淋。

ཕྱོང་པའི་བ་ཤི་ནའང་མྱ་ངན་

ཞག་གསུམ།

哪怕鄰居死了牛，也要哀悼三天。

ཕྱོས་དང་སློ་ཁ་སྐྱི་ཚིགས་གསུམ།

商議、智慧和輿論，

གཙོ་བོ་རྣམས་ལ་དགོས་པ་ཡིན།

當首領的亟需要。

ཕྱོས་མགོ་ཚུ་ཚེན་འབབ་འབབ་གྱིས།

議事開頭應如大河流淌，

ཕྱོས་ཐག་སྟར་ཁ་གཙོག་གཙོག་གྱིས།

議事決斷應如敲砸核桃，

ཕྱོས་གཞུག་བྱ་གྲ་སྐྱེལ་འདྲ་གྱིས།

議事收尾要像收纏線球。

ཕྱོས་མི་ལ་དྲིས།

遇事向人徵詢，

ཐག་རང་གིས་གཙོད།

決斷要靠自己。

སྐྱ་བའི་སྐྱན་ལ་མི་ཡན།

藥物不醫肺，

མཚིན་པའི་དུག་ལ་ཕྱིན་སང་།

反而害了肝。

དགའ་བའི་རྗེས་སུ་སྐྱུག་གཙོག་ཡོད།

快樂的後面跟隨著痛苦。

དགོ་གན་མེད་པའི་སྐྱོབ་དུག་ལ་རིག་

གནས་ཡོད་པ་ངས་མི་ཤེས།

我不知無師之徒有學識；

ཡ་མ་མེད་པའི་སྐྱུ་གུར་སྐྱིད་པོ་ཡོད་པ་

ངས་མི་ཤེས།

我不知無父母的孩子有幸福。

དགུང་ཨ་སློན་ཡངས་རུང་འཕུར་ས་མེད།

藍天雖闊，無處飛；

ས་དོག་མ་ཚེ་རུང་འཕྱོས་མེད།

大地雖廣，無處走。

དགོ་བ་འགྲོ་ས་སྤང་རེད།

黃羊行處是草原，

ངང་དཀར་འགྲོ་ས་མཚོ་རེད།

野鴨去處是湖灘。

དགོས་མེད་ཐུན་ཀ་བྱེད་པ་ཕྱང་གྲོལ་གྱ།

無端尋隙是禍胎。

དག་འཁྲུག་པ་ལྷ་ཡི་ཡུལ་ནའང་ཡོད།

天上仙界也有仇恨爭端，

འགྲིག་འདུམ་པ་སྲིན་པོའི་ཡུལ་ནའང་……

ཡོད།

羅刹境內也能和睦相安。

དག་སྲྱག་པགས་གཉིས་པོ་མགོ་ནས་……

མཉེས།

對敵人和虎皮都要從頭揉。

དག་དང་གྲོགས་པོ་གང་ཐུག་མི་ཤེས།

不知會遇上敵人或朋友，

གྲི་དང་ཕོར་པ་བཙོམ་ནས་བྱིར་འགྲོ།

鋼刀木碗一起帶上走。

དག་པོ་བསད་ན་དག་ཆས་དགོས།

殺敵要武器，

ཀྱུན་མ་འཛིན་ན་ཐབས་བཀོད་དགོས།

擒賊需巧計。

དག་བྱང་ན་གི་གུ་མཉམ་བཏོན།

敵人來了，一齊拔刀；

གྲོགས་བྱང་ན་ཕོར་པ་མཉམ་བཏོན།

朋友來了，大伙端碗。

(同心協力)

དག་མ་ཡོང་གོང་དུ་དྲོགས།

敵人來前存警惕，

ཆུ་མ་ཤོར་གོང་དུ་རགས།

洪水未到先築堤。

དག་མེ་སྲྱག་གཉིས་དེ་རྒྱང་ནས་གསོད།

敵人和火花須在弱小時消除。

དག་ཡ་རྒྱུང་ཡང་སེམས་མ་སྤྲོད།

敵人雖小勿大意，

དག་ཡ་བཙོན་ཡང་སྲྱག་མི་དགོས།

敵人雖兇休恐懼。

དག་ལེན་པོ་མེད་ན་ལ་མ་ཡིན།

有仇不報是怯狐，

གཏམ་ལེན་པོ་མེད་ན་ལྷགས་པ་ཡིན།

問話不答是啞巴。

※ 狐狸在藏族中，除被認為狡猾外，還被認為膽怯和多疑。

※ 藏語中啞子和傻子常用同一個詞。

(待續)

of delivering, making sure that the books should reach the hands of those in need. Other works include the gathering of money, which would be kept in banks at the mean time, and managed by personnel in charge. The statement should be publicized. Donations are not only welcome from disciples in Hong Kong, Taiwan, Macau, Singapore, Malaysia,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donations from others, as long as they carry the same wish, could be accepted. Donation of other currencies would be converted to Hong Kong dollars. The name of the donors would be faxed to Taiwan, to be published in the Vajrayana Quarterly every three months, i.e.,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third, sixth, ninth and twelfth moon of the lunar calendar. After the best way of delivering the books is found, they would be taken at their cost price and sent to China and all the expenses involved would also be publicized. Photocopies of the balance would be sent to donors if they live abroad. All personnel work in a voluntarily basis and would not be paid. The interest of the donation would be included into the lump sum.

The books would be sent to placed nearby and to those afar, Until to the whole country. We also welcome requests by mail. We will start off from a small scale to a large one, and from sending books in esoteric Buddhism to those in exoteric Buddhism. This is indeed my sincere wish.

belief that one should gather merit for oneself and should not let these things border the others.

Since my recent publication *The Choice among Vows, Meditation and Wisdom* is now in print, the president, Mr Lui Wing Kwong, of the Hong Kong Society gathered over a hundred thousand Hong Kong dollars for distributing the book free. He also asked in his letter "if other disciples of the Society want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should they be accepted?" As the programme was so initiated, I am much appreciated; and I motivated him towards a bigger target. With the more frequ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banks of the strait, we are known that there is much need of Buddhist scripture in Mainland China; the need is much more desperate for Texts in Vajrayana Buddhism I have also been told that the Vajrayana Quarterly also received much welcome, no matter which issue number. This reflects how much the people wants to know about Vajrayana Buddhism.

My Guru, H.H. Dudjom Rinpoche, always shows deep concern about the Chinese. He always wore Chinese costume and loves to play Chinese flute at leisure. He always has a wish of transmitting Anuttarayoga Tantra to the Chinese, as if birds that use to feed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are old. There are still remains some disciples of my (other) guru, Gang-dkar Rinpoche in China, and it has always been my wish that I could offer books such as *Collected Works in Vajrayana and Treatise on the Vairocana Meditation* to them.

The initial plan is first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way

Establishment of the Fund for the Feedback of Vajrayana Buddhism

Lau Yui Che

— translated by Wong Ngai Ying

I joined the Hong Kong Buddhist Mantrayana Society when I was eighteen, in which I took refuge to Abbot Lai Yuet Chan. Though I was very young, I still remember one of their regulations was "No asking for donation from outside and not receiving offering of money from others".

I came to Hong Kong to establish 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in 1952 and started to give lectures on Buddhism. In 1959, I took refuge to H.H. Dudjom Rinpoche, from whom, the lineage was granted, I was also asked to accept disciples for Him. After practicing for a time on my return to Hong Kong, I began to teach. It has bee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from then. During that period, I only accepted one donation of some two hundred thousand Hong Kong dollars from Mr Lee Sai Wah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uddhist Bible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go. Eve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ve Societies in Hong Kong, Taipei, Taichung, Kaohsiung and Tainan, some had moved to other locations with now more than a thousand feet each, the disciples just gathered money for themselves and never asked for donation from outside the Society. Since it is our



༡༡། ཁྱེད་ལྷ་མ་འོ་འོ་རྣམ་འབྱོར་མ། ། ལྷ་ཚོགས་ལྷ་མ་གྱུར་ཤེར་བྱིན་མ། །
 དགེས་ཚགས་བཞད་བ་བརྒྱུ་འི་ལྷ་མ། ། །ཡོ་ཤེས་མཚོ་རྒྱལ་ལ་ལྷ་གཤམ་ཚོ་ལ། །

31. YE.SHES.mTS'O.rGYAL.—OCEAN OF GNOSIS. Mother of the Buddhas, Vajra Yogini, Mother of Variety, Transcendent Perfection of Wisdom, Happy, seductive and laughing, she is Padma's Consort—Homage to Yeshey Ts'ogyal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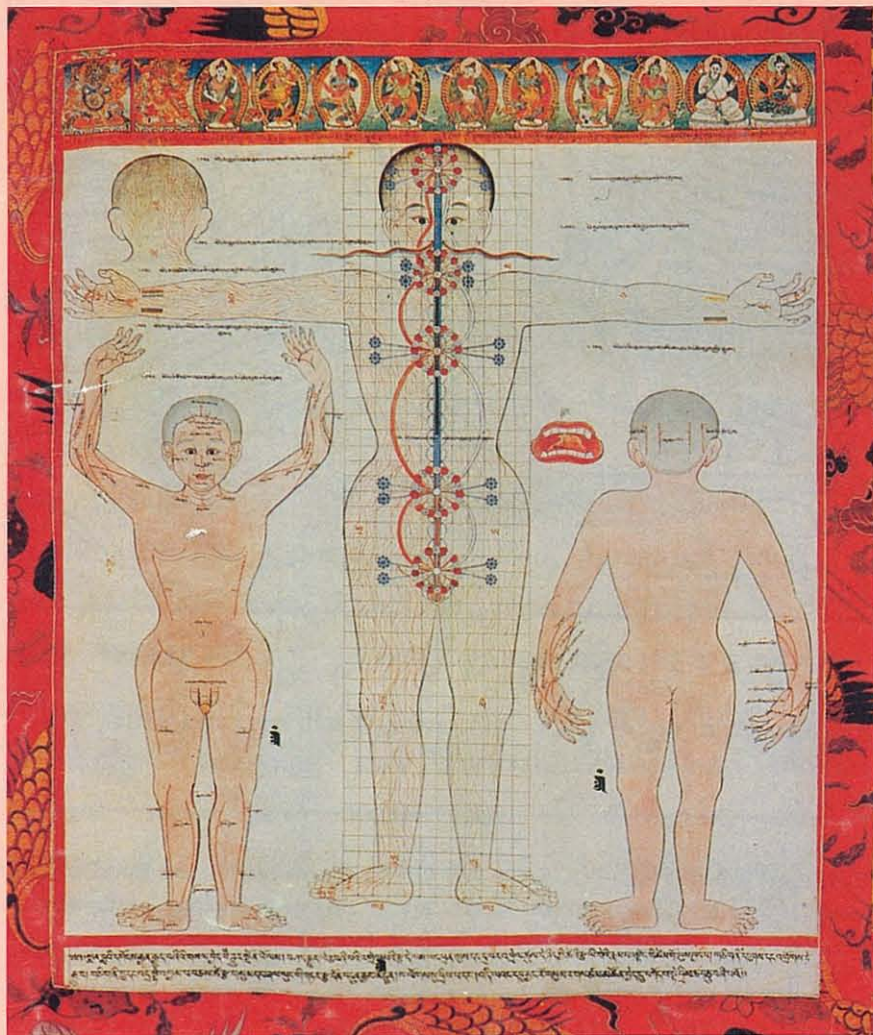


ཨ་

གསང་སྤྱོད་སྤྱོད་ལྷོ་ཐོག་ལ།
བདུན་ལོ་མཉམ་པ་



VAJRAYANA QUARTERLY, NO.47.MAY.,1991.



三脈五輪圖
中脈藍色，前面護法脈黑色，左脈白色，右脈紅色。細圖為放血部位